

仁祖大王實錄

卷之八



20525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昭和 7. 2. 1

仁祖大王實錄卷之八

天啓五年

三上之

乙丑正月朔庚戌都元帥李弘胄馳啓賊騎五百仍留松站

鳳凰城近地備邊司請下諭各道調兵待變其後賊騎更無聲息故寢不行

○黃海道觀察使權帖請以學行儒生稱以教官分置列邑獎誨諸生禮曹
回啓曰曾因鄭曄上疏本曹請以生進及經明屢舉者為訓導又以可堪師儒
者勿論文蔭時散為提督官提督則慶尙全羅各置四員平安黃海咸鏡各置
三員京畿江原各置二員訓導則五六邑或三四邑兼置一員往來教訓又提
督月一巡其所屬各校訓導之有成效者提督報于禮曹以為陞遷之路提督
之勤惰亦令監司等第以為勸懲且訓導之稱為世所鄙宜稍改名稱而訓導
提督吏禮曹同議抄選之意已為啓下矣今後宜令二品以上各薦師長可合
者五六人且使守令採一鄉公議舉名報于監司使監司合諸邑之選移于吏
曹者實遵行 從之權帖又馳啓曰請依 祖宗朝故事兩界及黃海道列邑
人民勿許抄定於功臣奴婢宰相伴人且各據上番軍士等家戶雜役皆為蠲
減朝廷許之○辛亥備邊司請令接伴使尹毅立等躬造毛營從容開說要得
青藍大布等物貿穀民間仍以唐布載去以濟遼民 上從之用體察使張晚

之言也○壬子揔戎使李曙請遣其軍官及都監旗鼓官於京畿各邑教以操練之方 上許之時李曙方無畿內揔戎之任抄選軍兵謫曰揔戎軍作為七營十二部使各邑盡心訓練而守令皆是文蔭之官不解軍務故有是請史臣曰將者三軍之司命一國之安危係焉不可不慎揀其人也 主上即祚初年一委戎政於李曙曙雖盡心奉公而天性偏狹智慮淺短動作之間大拂人情嗚呼不得人和徒務練習之末節不亦左乎青石洞之遲回奔竄散失軍兵者有以矣夫○管餉使南以雄請陸運海西倉貯穀於平壤以便支放 上不從時西鄙有事征戍連年而毛都督開府海孺求索糧餉故關西列邑倉廩皆虞於是南以雄有此啓聞 上以為陸運則民多負戴之勞不從以雄之請仍諭旨於以雄曰自海西去平壤道里不邇而西路民生困悴於徵調瘡痍未蘇愁怨方極乃於此時調發人馬陸路輸轉則賊未犯境邦本先蹶甚非事宜且解冰不遠稍待水道開通督令水運可矣○合同啓曰臣等論珙累月 聖批一向牢拒未知 殿下以臣等為不愛君父必欲納 殿下於有過之地乎抑以臣等為有所私怨於仁城必欲構陷其身然後快於心者乎有一於此則不惟不用其言固宜顯加刑章如其不然則臣等之言不過為 宗社也為 殿下

也亦為仁城保全之地也相持至此天聽愈邈者誠有所未曉也國事日益艱
虞人心日益危懼請加三思亟賜一俞 答曰卿等不懲前鑒之不遠經年論
執紛擾至此予甚悶焉 宗社之安實在於處事當理亟停此論其勿更煩○
弘文館亦上劄論之 不從此後連日論執史臣曰人之所以為人國之所以
為國以其有彞倫也先海豎滅人紀幽囚 母后使東土數千里未免為無母
之域幸賴忠義之士結義反正救 母后於十年牢閉之中 宗社重光倫常
復叙則當日為廢母之論者固宜顯加刑章以暴罪惡於萬世矣仁城君珙性
本巧偽阿諛昏朝至以主論兇疏為草野之公論而逐日詣庭參於請廢之列
嗚呼珙於 母后義則君臣情則母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迨 主上踐祚
之初在庭執法之臣若據義聲罪則珙亦無辭與論益快而及至諸賊引作奇
貨之後始請出置今日論事吁其晚矣可勝惜哉○右議政申欽引疾三告
上遣史官諭之曰因一人之失言累日不出卿亦自損體面矣卿須勿辭速出
行公以副予望○以南以雄為春城君金起宗為瀛海君追參振武功臣也吳
允謙為知敦寧府事吳竣為弘文館修撰○咸鏡道監司李昌庭啓聞請罷本
道加定羊毛貢以慰遠民 上從之○江原道鐵原儒生等上疏請勿罷大同

之法 荅曰省疏具悉所陳之事自有朝廷處置爾其退修學業仍下大同廳
大同廳覆啓曰聞大同之法江原一道民情甚便之今見儒疏果符兩聞限今
年仍行不罷之意頃已停當無容更議矣○乾方有氣如火光○癸丑諫院請
罷新除授寶城郡守宋豈 荅曰宋豈上年有歸順之忠嘉其為國之誠除授
此任矣不可以既往之咎棄忠義之人勿為更煩累啓乃命逆差○禮曹啓曰
王世子冊禮後 殿下將行會百官之禮而百官不可盡參依上壽宴例二品
以上及堂下侍從之官當為進參令掌樂院姑以男樂諫習何如 上曰連歲
凶荒百姓飢饉此非宴樂之時其停之○都元帥李弘胄遣從事官稟議軍務
於廟堂備邊司啓曰帥臣李弘胄遣其後事官南斗瞻稟議軍務於本司其一
前年各種分防之軍僅萬餘人而今年二月以後替戍之軍措處事也其二江
邊鎮堡中尤甚殘敗防備不緊處為先革罷合入於附近鎮堡事也其三西邊
列邑中有山城舊基處令本道修築各自為守以為聲援事也其四毛將所需
貨糧及各鎮軍餉下三道米豆及今料理解冰後越即舡運事也其五兩西軍
器蕩然無存烏銃尤難辦備京都監及下三道監兵營優數分定措備下送事
也 上皆許之山城修築事命姑勿施行○甲寅右議政申欽又上劄乞解

荅曰省卿劄辭具悉卿意凌蔑大臣之人自有當施之律卿其勿辭須體予至意後速出仕○減黃海道五邑今年田租監司權帖啓聞曰臣使都事出入田野十分詳審則河水上流潦潮合漲連日彌漫禾穀盡腐或遇大雹深至沒脛鳥雀皆死草木碎裂災異之慘古所罕聞以是居民十百為群號泣馬前所見慘惻被災十五邑成冊以聞 上因該曹之議只減其尤甚者信川安岳文化長湍江陰等邑一道之民缺望焉○乙卯慶尚道永川儒生等七十人詣闕陳疏請減田結一千二百八十四結勒定之數事下該曹戶曹回啓曰本郡勒定之弊果為寬闊依安東例減下為當至於陳荒田畝非但此邑為然八道三百州縣無邑不有若盡行蕩滌則終為無稅之國有難一一蠲免而他邑勒定田結亦令本道查覈啓聞以憑處置 上從之○水原府使李時白上疏請減本府流亡人田役且乞賜為銃火藥等物以為操練之用事下該曹戶曹回啓曰水原為邑幅員甚廣人物亦衆逐年加起之數豈止六百結而已哉搜括新起以充陳田之數則所得可補所失不此之圖惟務剋減極為未便請令括新起充陳結然後依其疏始行蕩滌 上從之○上書講益子于資政殿侍講官李潤雨曰三結收布之法創自廢朝至今不罷民之怨苦不亦宜乎且忠勳府送

人於慶尚道設置屯田名之曰鎮害及村間故民皆比之於廢朝云戶曹判書沈悅曰三結收布之法曾在廢朝以田監軍支持而創始固宜速罷而方待天使故尚不罷矣 上曰此是無名之役宜即罷之而天使若來則必將復收於民且已太半收捧云或不如仍存之為愈矣悅曰臣待罪度支已踰一年經費日縮冗費益滋今計莫如撙節用度也勲臣多率軍官名以扈衛此則雖不可罷此外諸宰亦有率軍官者矣 上曰何人耶悅曰領相左相及韓浚謙李時發也 上曰李時發則方無副察使不可罷其軍官其餘則罷之可矣悅曰御營軍冗食尤多若越今春放送則民有作農之喜國無費糧之事矣 上曰言于摠戎使李暻使之歸農叅贊官鄭經世請遣御史於州縣廉訪民生疾苦守令賢否 上曰然行當遣之○丙辰憲府啓曰石城縣監尹無善性本刻薄到處見敗及授本邑人吏逃散借來隣邑下人僅供薪水而亦將不堪請命罷職 答曰數易守令實是當今巨弊論罪之際不可不慎矣所謂借隣邑下人之說大不近理此無乃不察耶抑亦出於搆成罪過耶官屬雖逃必無盡散之理棄本官之人借諸隣邑似無是理更為詳聞論之大司憲鄭暉等以言不見信引避更論 從之○丁巳咸鏡北道節度使李箕賔死箕賔貪虐武夫也向在

光海朝納賂宮掖圖授濟州牧使赴任之後專務肥己一日琉球國王子滿載寶貝到泊州境蓋漂風而至也箕賔與判官文希賢圍而盡殲之沒入其貨王子陳其旌節不變顏色從容遇害聞者憐之事覺箕賔就獄多獻寶珠于光海故得免刑章逮至反正之後尚界北門重任今日用人可謂苟矣○戊午毛都督自調兵馬取糧於凌漢山城初都督移咨索糧廟堂酌給凌漢所貯而西民疲困難於輸運故平安監司李尚吉呈文都督願令蛇浦軍馬自來取去都督許之送兵馬九千連絡轉運沿路之民得免負戴之苦曩在戊午林畔之變尚吉脫都督於危急之中以此都督德之所言皆後都督常語人曰李尚吉吾知己也○大司憲鄭曄等啓曰近來朝無定論國無定計委靡解散漸至於不可救之域雖以上安 宗社下全骨肉折衷恩義之忠言至計籲呼經歲尚未動聽此實臣等言無輕重之致至於彈劾守令各隨所聞為民除害之舉誠不可已也而至下嚴批斥之以搆成罪過所謂搆成者捏造無形成人罪案之謂也尹無善苛刻取怨以致下屬散亡至於其時監司移送隣官吏隸以給其役而尚不悛悔使湖右稍完之邑幾為空虛之地此皆在人耳目是果臣等之搆成者乎 聖慮雖在於迎送之弊風聞之失臣等則竊憂 聖上隱民之意漸不

如初問瘼之繡衣不遺糾劾之彈文見拒苛政汚習無所懲戡賞罰不明阿墨不分民怨朋興邦本日悴駸駸至於曩日之亂政則往往迎送之貽弊小小風聞之失實有不暇顧也臣等俱受耳目之寄而大小言論皆不見信目覩紀綱大壞國事日非而貪戀恩榮徒呼唱於道路而已則與昏朝臺諫何以異哉請命罷斥臣等之職 荅曰勿辭○大司諫李顯英等啟曰臣等雖無狀即下耳目之官也今見逆變繼起人心疑懼國綱日頽主勢日孤弭禍防患之策固不可少緩臣等瀝血籲呼者誠出於憂 宗社也危君父也而牢拒輿論至於此極使兇徒竊笑逆節復萌臣等之惑亦已極矣且八道許多守令豈皆善治者乎論其太甚者以除民生之害此誠臺諫之責也 荅憲府之教至有構成罪過等語 殿下若明知其構成則斥之可也罪之可也如其不然則不當為公麼一守令摧辱臺諫如此也至於酬報之典自有可施之賞若臨民之官則決非無賴貪虐如宋豈者所不堪任 殿下雖嘉其歸順獨不念百里之民皆吾赤子乎古之明君誼辟莫不虛已受人從諫弗拂以成至治未有拒諫自用而能保其國者矣臣等待罪言地徒竊寵榮大而 宗社之計小而守令之論無一取信於君父不能有無於臺閣請命罷斥臣等之職 荅曰勿辭玉堂以

兩司多官之不得其言而去少無所失並請出仕○摠戎使李曙啓曰畿內及開城查得時存諸色軍四千二百十五戶勿論有廳有蔭保率多寡通作八番則大約應立之數五百二十六名忠壯忠翎及一朔禁軍合六百四十四戶仍前十六番則一番應立亦不下四十餘名其中無保率單丁者甚多元數中抄出老弱者五百餘分給無丁單戶以紓軍民一分之力似或便當 上令兵曹議啓兵曹又請議於廟堂終不果行○以摠戎使李曙軍兵作隊之制下諭於京畿監司韓汝漫曰摠戎使所管畿內四鎮管所屬各邑軍兵初作五營故以每營三部每部三司每司三哨為式矣純用三數非徒有乖於兵家數說江都之兵自成一營水營又作一部故軍數亦為不足更依鍊兵紀實分數之法每營三部每部二司每司五哨磨鍊而徒用步軍步軍之數不贍每司中哨例以馬軍間之分為七營欲從鎮管則所分之數大相不均惟以不失附近為主右營中部則加一司後營左部則減二哨分伍作隊亦用活法而所用旗幟依此磨鍊待秋間一番合操以別勤慢其有器械不利服色錯雜軍兵技藝尤甚生疎坐作進退不如法者摘發以軍法從事卿其知悉○以金瑬為吏曹判書南道兵使申景瓊為北道兵使尹暄為兵曹叅判李允翼為世子師尹昉為世子

傳李廷龜為左賓客吳允謙為右賓客鄭擘為左副賓客鄭經世為右副賓客
李植為輔德鄭百昌為弼善姜碩期為兼司書俞伯曾為兼文學金光炫為司
書沈之源為兼說書李黎為執義鄭宗溟為檢詳植之妻 上之兩姨姊妹也
百昌之妻 中殿之姊也吏曹初以他人擬輔德望則 上命改望故李植退
擬而受點吏曹又以他人擬弼善望則 上命改望曰以玉堂西壁中職次相
常人擬望蓋百昌時為弘文館副校理故也待教韓興一亦以副望為說書興
一即 中殿從父兄也識者見而憂之曰自古偏昵內族者鮮不亡其國 主
上乃於元子新冊之時必欲以叔親為春坊輔導之官則是 主上先示偏私
之意於冲年之主也安知外戚預政之漸自此始耶 下教兵曹曰翎衛司官
負以生進中擇擬○右議政申欽出仕 上引見曰近日朝廷之上名分紊亂
體面不重誠可寒心欽曰臣之欲辭免蓋已久矣非獨為李貴而發也元子冊
禮已迫加以邊事多虞不敢退休私室強顏而出耳大槩相臣為任極重必有
人望然後可以鎮壓百僚如臣無似徒切兢惶 上曰李貴之為人子固知其
不擇言而不料今日乃至於此極也欽曰李貴之辱臣非出於私憤蓋由於憂
國之一念臣固當付諸一笑公廳者諸宰之所在下輩之所會而肆然詬辱臣

若忍恥行公則有傷於廉恥故臣之乞退蓋欲變風俗也礪習尚也李貴之所
言出於忠憤若以此被罪則不但臣心未安况貴有 宗社之功何可深罪也

上曰近日習尚必欲以一人所見贖人雷同此豈公論乎欽曰今日人心日
益危疑仁城君不可不出置矣 上曰卿牢執初心勿為此論○已未黃海道

監司權帖請依癸亥年例半減本道別收米命該曹處置○庚申吏曹判書金
瑬上劄辭職曰冢宰之任總統邦政進退人物得人失人治亂所係其為責任
顧不重歟今日朝廷之上識鑑公明為世所重者豈少其人而乃使愚臣秉國
之句乎責蚊負山決難堪任區區危懇實非虛讓新除銓長舊帶文衡並命鑄
改替界其人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固合此任不須辭之速出察職瑬以元
勲負一時重望而但器量褊狹多失士林之望及授銓長只以收拾一邊人心
為計若異己之人則毋論賢不肖務為擢用自謂能行公道而人或以此不直
之○減宦官尹完魯後魯等死律自 祖宗朝凡無省記入直闕內者其律當
死完等犯此律承旨鄭廣敬啓請下獄法官奏當以死 命施次律○接伴使
尹毅立請督運兵糧以救都督之急時都督以復遼為名召集遼左飢民編置
於清川以北而天朝所賜銀糧占為私用安坐島中獨享富貴以此軍兵咸懷

怨憤至是都督送手帖於尹毅立曰手下軍兵四千餘名盡到衙門擊鼓索糧
若過數日必至餓死將散遣爾國任意討食云毅立以聞乃命平安道監司李
尚吉管餉使南以雄催運糧舡○上畫講益子于資政殿 上謂特進官沈命
世曰卿新自南方來南方百姓生業何如徭役何如命世曰自 上軫恤民生
可謂至矣而民無樂生之意臣問其故則南方士大夫皆言守令多有貪婪者
民之疾苦蓋由於此若遣暗行御史則可矣云 上曰非不欲頻遣而不能無
弊故停之耳知事李廷龜曰遍巡一道久而不還則毀譽之間不能無弊自
上不時遣侍從之臣抽出守令之名往令詳察則自然畏戢何必預為治裝
上曰抽柱則有弊遍巡則太煩叅贊官鄭廣敬曰知守令之賢否莫如同道守
令宜擇近侍中剛明之人分遣八路自內而出自外而入則非但守令自然畏
憚年少之官亦可知民事矣 上曰是言甚好曾以此意言于吏曹而不見舉
行之實矣○辛酉以朴東善為司憲府大司憲金著國為承政院承旨○天朝
叅將徐孤臣率兵五十名持軍糧百石入保昌城孤臣自遼左失陷來附都督
後都督欺蔽天朝不恤軍卒多行不義之事孤臣即棄去作土窟於鴨江越邊
曰我天朝之人不欲離我土只率手下軍五十名春則作農冬則偵探時以偷

安責都督都督益嫉之蓋孤臣慷慨節使之士而為人慮誕且無謀慮終不能有所成惜哉○罷兵曹判書金尚容佐郎金南重職上年冬邊臣屢報奴賊聲息自上預令三南未赴西軍裝束待變而兵曹誤為移文有暑調徵之舉故命罷兵官○禮曹啓曰世子冠禮畢有朝謁之禮五禮儀以為王世子具服就隆政門外 殿下所御殿前位北向四拜近臣宣教王世子四拜而退云似是 殿下親臨舉動而 殿下當初出御法殿臨軒命賓贊即為入宮朝謁時更為出宮節次不為明言其所謂御殿前似非出御正殿之謂若於資政殿受之則只承自史官入侍而近臣宣教亦為便當敢此仰稟 荅曰依啓○承旨趙翼陳啓請勿罷大同法 上以既已議定不從○壬戌毛都督求新年曆書朝廷許之諸侯之國遵奉天王正朔故不敢私造曆書而我國僻處海外遠隔中朝若待欽天監所頒則時月必晏故自前私自造曆而不敢以聞於天朝例也都督願得我國小曆接伴使尹毅立以聞 上令禮曹及大臣議啓皆以為若待皇朝頒降則海路遙遠遲速難期祭祀軍旅吉凶推擇等事不可停廢故自前遵倣天朝略成小曆以此措語而送之為便 上從之○三道大同廳啓曰湖西加磨鍊五斗米勿捧事曾有傳教矣本廳之意非欲加捧於湖西也

第聞外方之人不便此法者皆以半大同為言蓋大同所捧只京貢物而已外方諸役則皆令本道本官徵捧用之守令善惡不同所徵頗濫民之不便亦宜矣故臣等之意外方所捧亦欲量出為入制為規例分送郎廳於兩湖使與監司道內諸役各官所需各營所納各樣進上方物諸路刷馬價凡民結所出之後一一尋討酌量磨鍊成冊以來監司尹履之所送成冊頗甚詳盡道內用度如指諸掌大槩每結只捧五斗則民結一年所納止於十四斗以為便於民也故欲以此先行於湖西而全羅道則待郎廳成冊上來一體施行矣伏承 聖教似未深察啓辭本意故敢此申稟而忠清監司所送磨鍊成冊一件敢為投進以冀睿裁 答曰知道監司磨鍊未必詳盡改法收捧亦非其時或不無貽弊之患勿施○獻納嚴惺以沈命世於榻前啓達數三守令邊將被論失實之事引避正言李景義掌令崔衍亦以此引避而荷啓中痛斥命世輕蔑臺諫之事 答曰勿辭憲府以為隨其所聞據實論啓果出於糾劾官邪之意况廷臣既非目見而輕易救解事甚未妥別無可避之嫌請並命出仕○以金尚憲為司諫院大司諫○癸亥 上畫講孟子于資政殿知事徐渚曰三代之得天下莫不以務得人心當今 聖學高明致此何難哉朝廷之上大臣庶官翕然相

和則民心之和在其中矣 上曰何以則朝廷和耶檢討官權濤曰在上者舉措不偏在下者論議公平則朝廷自然協和矣叅贊官趙翼曰自 上處事一出於正則羣臣自正羣臣正則朝著和矣侍讀官羅萬甲曰臣見反正之初則人人皆思有懷必達到今大小臣僚只有屋下之長歎不敢發一言皆以含默為能事誠可以觀世變矣 上曰嘉言罔攸伏果不易矣予欲使群臣有懷必達而予未聞如此之人此則君上之過也濤曰萬甲之所陳其意有在耳頃日輔德弼善之改望外議皆以為未妥矣萬甲曰東宮輔導之任所係極重李植鄭百昌文才雅望非不合此任至於改望受點則人言之多豈無所以乎人君一動一靜之間萬民瞻仰可不懼哉翼曰臣昨徃私第果聞有物議矣東宮僚屬差出之時輔德弼善皆命改望而說書亦以副望受點外人以是疑 聖意之私於內族也李植鄭百昌之文學當今罕儔而至於輔導世子皆以親屬為之則未免偏係之私况以特命除拜尤為未安矣固宜公選於廷臣以示廣大之度偏於戚屬恐非所宜易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吝此之謂也昔漢宣帝時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欲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帝以問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

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則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帝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則魏相免冠謝曰非臣所能及也大槩今日東宮官地望未必重於三司此二人皆極三司清望若該曹循例備擬而受點則人有何言哉萬甲曰臣固知 殿下以元子勿冲故乃有是命然外人之誤揣

上意者皆以

殿下偏私於內族也濤曰元子冲年

殿下必欲置親屬於

東宮則臣恐他日東宮之偏近外戚自此始也昔漢光武立太子會羣臣議可為太傅者廷臣希窺帝意皆薦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之立太子為陰氏歟為天下歟若以為陰氏則陰佚可若以為天下則別求賢德以處之去張佚之言可謂正直矣 殿下其監于茲 上默然終不荅一言又不改李植鄭百昌韓興一等已授之官聞者莫不嗟惜○甲子移汾海各官元穀於畿甸列邑時軍國多事十年之間西防不鮮三南赴戍之軍項皆相望而連歲失稔又經迺亂汾路倉廩罄竭無餘京畿監司韓汝漫啓聞請下三道汾海各官倉儲有裕者趁春輸來分置畿邑以為臨急取資之地戶曹亦以為然 上從之其後韓汝漫托以賑飢散給京中士夫而鮮及小民時議非之○都元帥李弘胄陳疏引疾辭職 上不許弘胄為人冲淡且有度量皆謂之質

而無華雖負一時雅望至於軍旅之事非其所長當初授元帥之任吳允謙陳其不合之意而廟堂難於得人竟授弘胄弘胄既赴西關專以撫養軍卒為心故頗得軍情而短於鎮壓邊臣無畏憚之心且有毀之於勳臣者曰李弘胄將與黃海方伯權怙謀反云勳臣中頗有疑之者故至是陳疏懇乞解職 荅曰觀卿疏章具悉卿懇卿受任未久遽上辭童子心缺然卿雖有病目今天氣向暖調攝不難卿須調理察職勿為更辭以副予望自 上溫諭丁寧故弘胄稍得安心而自是不親軍務專委於下官矣雖以弘胄之重望猶未免不近之毀則今日國事無可為者人多憂之○罷承旨趙翼職先是赴西兵分作二運一運則三月到防一運則九月到防事曾有成命而翼忘之不即分付于兵曹故特命罷職○憲府啓曰工曹參判沈命世以秩高宰臣不念國家體面徒信已見追咎既往之臺論使諫院多官不安其職合司重論以至停滯物議譁然請命適差 荅曰有懷必達人臣事君之道爾等身為言官欲杜言路此其可乎少無可適之失勿為強煩○以徐渚為兵曹判書李垓為司諫院司諫○乙丑軍器寺主簿金良彥上疏辭職請復父讎 上從其願優加褒賞良彥平安道安州人也先是其父以姜弘立千搃歿於深河之後良彥呼天叩骨期復其讐

常以素衣素冠寄食於帥臣營下因募戰亡孤兒三百餘人積年戍邊其後賊
迺搆亂良彥遂從元帥赴難鞍峴之役功勞居多故叅錄振武功即授本職則
良彥揮涕感慨語南以興曰父讐未復官爵非所願也惟思委命邊陲耳聞者
莫不感歎擊節至是良彥封疏因南以興啟聞而終不赴京師其疏略曰臣西
鄙賤儒素無寸識家更貧窶躬耕養老不幸深河之戰父沒行陣積痛苦土無
所逮及自募從軍思洒深讎惟待王師有征辰賊或動先登斃命絕方休是
臣宿志天恩謬及授以京職愚榮異數天地曷量而臣之本心只為父讐固當
日夜待變不離塞垣豈可解素服具紳冕遠賊巢而趨上都哉然則臣貪進取
之榮而忘不共之義臣有萬殞決不敢爾 上嘉之命該曹依願施行且施褒
賞之典○前判官柳咸亨上疏請追崇大院君政院却之不納其疏略曰恭惟
殿下以睿聖之資當有為之日一戎大定歸市不變有武王之烈矣德為聖
人 宗廟饗之有大舜之孝矣道光率祖政惟反商致治之隆拭目可觀德化
之成扶杖可聽而抑臣猶有憾於天地不得不仰籲也蓋 殿下之政可謂醇
矣而大本或有所未立 殿下之化可謂隆矣而達德顧有所未乎何謂大本
孝之謂也何謂達德誠之謂也夫天性之親未隆尊崇之典育我之恩久闕色

養之權庶王儀而不用非所以極崇奉也曠禰廟而不附非所以序昭穆也至於禮新三朝養穀五鼎則非所謂得之而以天下養也 殿下之誠果可謂無一毫未盡者乎今夫閭井匹士揚名立身將以顯親也仕而為祿將以奉養也凡厥庶人尚欲尊其親而養其親如此則又况帝王之孝乎臣竊以為大院君固宜冊上徽稱陞祔 太廟以隆報本之孝郡夫人亦宜榮進位號奉迎大內以盡日三之敬然後可謂惟孝而施政端本而出治表率躬行草偃風尚彼其觀感而興起者又孰有遺其親而後其君者哉昔者武王受命周公制禮退王太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達乎天子諸侯則在禮大院君為可以追王否乎可祀以諸侯之禮否乎夫以不密失其官守竄於戎狄則西夷之一匹夫也而猶得以天子之禮祀之又况堂堂大院君 宣祖之愛子 殿下之皇考冊上懿號躋祔 宗廟臣不敢知有何不可吾見新鬼匪曰逆祀王司敬民未是豐昵傳說周公不易臣言矣今之議者必或以宋之濮議及我祖宗已行之故執以為說以誤 殿下臣請言其不然也英宗親為仁皇之子 殿下有所後乎祖不厭孫禮有明文斯言也何為而言也正今日之謂也韋氏之

宣祖入承

明考之後正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義不可顧私親也今 殿

亂唐室幾危明皇時在藩服夜率禁旅肅清宮闈奉迎睿宗以即大位 殿下
義舉即明皇之舉也正如大院君春秋無恙 殿下將必如靈武之自取乎其
必如明皇之奉迎乎則今日 殿下之位即大院君所宜素有其於風樹不靜
之感在 殿下容有既乎追崇之舉尤不當一日緩也其與宋英宗我 宣祖
為之後者固非一例安可以此而證之乎不獨此也我朝固有已行之典臣請
得以獻焉我 睿宗大王當大漸之日捨己子及世嫡元孫簡拔 成廟於不
次之中立之後而授之位則以義以恩宜不敢顧私親也而猶且謀及廷臣籲
呼天朝天子嘉其誠孝天下舉無異議率承寵典追王 德宗觀德七世廟享
百年成憲在茲今往何監 成廟義或歎而勇為之 殿下則禮當然而莫之
為愚臣之惑滋甚者也漢高之初即位也誤不知尊太公良平之智不出乎此
叔孫之禮亦所未遑而一家令乃能言之曾謂滿廷之臣反不如一家令乎今
殿下貴為千乘之主而慈顏方在郡夫人 曾不得與諸妃嬪主齒而僻
焉窮閭塊爾屏處九重深邃非朝夕源源之地 乘法駕非巫拜僕僕之舉室
邇人遠思子為勞臣不敢知此何禮也此何義也頃聞三宮大慶內外同歡而
位次有碍禮數多嫌雖不預宴固在北面之列正所謂其容有盛天下岌岌者

也大非所以昭示內外為法而可傳者也家人私覲且有君臣之分亦不可苟焉而已也此家令所以擁篲者也且以喪禮言之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萬歲他日將何以處之耶將葬以一家人之禮乎抑用外命婦禮乎 殿下不臨其喪乎百官不行其喪乎宋仁宗既為劉太后之子矣而其於李宸妃之喪也乃以后禮葬之亦一時處變而盡禮者也明王制產尚欲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况所以事吾親者可以得為而不為乎不以天下儉其親夫豈不義而孟子言之揆之禮意如彼其未戾也質聖賢之言若此其弗畔也參之以已行之故而足徵揣之以他日之勢而又難焉天理人情渙乎無疑臣未知 殿下何所畏難何所顧忌而有歲有年莫之敢為之乎時朴知誠及其門人李義吉輩已有此議上䟽論列而廷臣皆以為不然故知誠之議不得大行於世咸亨乃間井間醫官之子也在 宣廟朝登文科地望早賤而文辭有餘承望一隊風自敢進無倫之言無所忌憚人皆駭憤○以具允謙為刑曹判書金壽賢為承政院承旨俞伯魯為司憲府執義李基祚為司憲府持平金正男為兵曹參議止男頗有文才而在昏朝攀緣官掖得除嶺南方伯以是士論多短之○上晝講孟子于資政殿 上謂金瑬曰自古國家治亂興亡在於用

人卿須勉循公道塗曰非不欲策勵以承 聖意而才器不逮是用憂慮况今
世道日卑士論携貳雖使古之善秉銓者當之必以為難如臣力量不足以堪
之當反正之初士大夫皆有和平之氣臣謂日月漸久必見同寅協恭之化到
今朝廷之上少無和氣此可寒心至於用人之際堂下清選則自前必在郎官
之手郎官完議然後堂上始知之雖有可用之人若郎官不許則無可奈何
上曰專委郎官甚不可也○上夜御興仁堂講大學衍義講訖賜酒饌夜深乃
罷○丙寅諫院啓曰右贊成李貴於公座中詬罵相臣大損體面自 上特召
其日同祭勳宰問其實狀將欲有所處置為勳宰者所當明白陳達而延原府
院君李光庭玉城府院君張晚乃敢含糊聒需咫尺天威屢勤下問而終不直
對人臣事君無隱之道固如是乎大官尚然小官何責榻前如此遠外可知聞
者莫不駭愕物情久而愈激請並命罷職 答曰如有一毫隱諱之跡難免欺
君之罪但此兩人俱是勳舊重臣必無如此之態矣其勿更煩三啓乃 從張
晚李光庭召問之時不以實對士大夫間多不直晚等而不敢發言彈劾者蓋
畏李貴也金尚憲為諫長即日論啓羣情咸快之尚憲正色立朝獨持風裁可
以振舉頽綱而每觸忌諱在職之日甚罕惜哉○全羅道南原府長水縣癘疫

大熾一邑死者二百餘人監司李溟啓聞命兩醫司優送藥物以救之○以尹
擇為司諫院獻納金榮祖為正言○上畫講益子于資政殿○毛都督送其軍
民於宣川定州龍川鐵山等處耕作閑田又斫木水上多造舡隻平安監司李
尚吉馳啓以聞請令廟堂急速議處備局請令道臣伴臣看審濱海五邑閑田
明立界限俾無侵擾之弊至於龜泰則善辭開陳勿許設屯○丁卯管餉使南
以雄運納米穀二萬六千六百石於都督府平安監司李尚吉亦以定州等三
邑之穀分送是後都督之怒稍解○以李馨遠為司憲府掌令金光琳為侍講
院說書○禮曹啓曰世子冠禮時舉動用樂與否政院令本曹入啓定奪矣凡
人君出入皆有軒架鼓吹大小行幸皆有前後鼓樂此所謂鳴和鑾清節奏鍾
鼓之聲管籥之音非為遊豫實關威儀非喪與災不可斷絃過密自 上即位
之初有奴酋平定間舉動時勿為用樂之 教臣等欽歎 聖意出尋常萬萬
常時舉動皆不用樂此實無前變禮也天下未有無樂之國故係關吉事賀禮
則並依例用樂至於冠禮時則儀禮曰士冠無樂此指三加醮字之時也春秋
傳曰君冠以金石之樂奏之許慎曰士冠雖無樂而國君則飯必舉樂冠而無
樂非禮意也云以此觀之則國君之冠用樂可知五禮儀世子三加醮字之時

則無用樂節次而臨軒命賓贊時依例軒架鼓吹蓋祭酌儀禮及春秋傳而纂
定也係是莫大慶禮故依禮文磨鍊之意敢啓 答曰知道○戊辰 傳曰李

貴推考公事至今不為照律而政院亦不催促捧入極為非矣當該承旨推考
政院啓曰贊成李貴推考照律命下在於初五日到十三日有催促之教該房
及臣等一體催促而長官以服制不坐未行公前勢難入啓云臺諫非庶官之
比催促下吏之外更無可為之事致勤更教惶恐待罪 答曰觀罪之輕重照

以法律非待長官之前後臺官舉皆畏憚終始掩護若此之甚良可寒心爾
等似無所失勿待罪時李貴藉充勳之勢據爵位之尊加以言語不慎罵辱之
言屢及於搢紳故人皆以觸怒為戒淹滯照律至於此文掌令尹衡彥以此引
避見適○執義俞伯曾啓曰獻納尹擇曾在昏朝圖占清班其鹿鄙可想臨事
巧避前後異辭其反覆可知如此之人不可置諸臺閣請命罷職並削銓曹之
薦 答曰尹擇前後少無鹿鄙反覆之事論之至此予甚恠焉勿為更煩擇左
相尹昉之孫海嵩尉新之子也年少登科在廢朝占得說書故俞伯曾常短
之至是鄭蘊為大司諫極陳仁城君珙不可出置之事其後伯曾彈鄭蘊而擇
頗有巧避之態物議大以為非故擇即辭適正言吳允謙為吏曹判書時欲擬

清望崔鳴吉在亞銓力沮之其後金瑬為銓長即用尹墀為獻納俞伯曾論之
金瑬即呈辭曰臣賦性朴愚不能量勢度力徒恢公道仰體聖意不知隨事處
變後俗依阿纔忝政席大拂時議孤危之蹤無地自容云○中官以大妃命
引八七盲人於興元門內蓋為祈福事也兵曹佐郎金墉麾而不納曰非有

上命不敢納雜人於禁門中官百端恐喝終不得引入○義州府尹李堯捕間
諜真獍獻于都督府則都督大喜貽書賞物堯分給邏卒○已巳大司憲朴東
善等照律李貴推考以糞告身入啓上曰侮辱大臣之罪其律必不如是之
輕但不能擇言出於憂國成病元勲重臣亦不可論以一切之法姑從推輕之
典只罷其職○減三歲兇緣坐律時逆迺軍官吳永吉兄永思之子年甫三歲
定配于遠道自上命減其律永以為科条○以鄭廣敬為司憲府掌令鄭世
矩為持平金槃為司諫院正言宋象仁為弘文館校理○義州府尹李堯散倉
穀數百碩大犒將士時義州一境枕戈待變已八年矣閭里蕭條軍民愁歎至
是李堯大張犒饋以示朝廷德意羣情莫不聳動但李堯天性苛刻刑杖過濫
以此不得人和又失都督之歡心焉○庚午上御隆政殿命慶昌君珩為主
右議政申欽為賓會百官宣教行允子冠禮於景賢堂元子冠禮畢上御資

政殿受元子朝謁禮只承旨史官入侍元子在庭行禮侍講院官負入參翊衛
司在門外○大赦以 慈殿尊崇之慶也放竄配罪人有差○辛未憲府啓曰
今日安民之策莫如慎擇守令而守令不得其人與曩時無異民之怨咨如水
益深少無更化鼎新之效求厥所由莫非銓衡之責而數易之弊比來尤甚所
易新者多不如舊交替之間害及民吏方伯殿最類多失實該司請罷惟在期
會其流之弊終至於不可言矣迎送刷馬濫觴猶昔衙屬濫率比比有之而未
聞有方伯依法糾正之事元惡鄉吏用事書負豪強品官此皆蠹國病民之甚
者而反正之初勤論八道摘發重治未見表表舉行者紀綱之不立號令之不
行一至於此良可寒心自今以後新舊官刷馬分大小邑定其額數如有不依
定數濫用者鄉所色吏亦為重治豪強及濫率等事嚴飭舉行無得玩愒如前
之意請下諭于各道監司要使實惠及民將在邊鎮所以捍外而衛內也平安
兵使雖在無事時水凍則入防昌城水解則出還寧邊乃是常規自己未年後
兵使恒留昌城不敢暫來寧邊而及乎賊逆之為兵使也不守邊城擁兵寧邊
朝廷信之不疑任其所為不可謂處置得宜其後兵使厭避危地乃敢請設行
營於安州無謂甚矣若使賊兵來犯邊境則兵使遠在五日程其能及期進

禦不使虜騎長驅手自古邊陲失利而能保內地者鮮矣請令兵使進駐邊城
嚴固封疆而邊戍卒暴露霜雪涿疾熾殺死者相繼雖因元帥狀啓已送相當
之藥而但此少藥物不足以救活許多軍兵請令兩醫司擇送事知醫官四五
人于元帥使之遍救所用藥材著令本道監兵使出給營儲以盡救療之策
荅曰依啓兵使進駐令都元帥量處○結城居向化捕惡虎直獻于闕門外政
院啓曰臣等竊詳捕虎來獻非古也又非惟正之供而向化人等私自來獻于
闕下揆之事體極為猥屑古之人君有却千里馬者况一死虎乎設令為民除
害而捕此惡虎納于邑宰轉報監司論賞而已豈可直納于闕門外有若私獻
者然哉所獻之虎請命却之令本道監司各別論賞 上曰爾等之言是矣令
該曹量給賞布以慰其心○右議政申欽上劄曰今者三臣之鑄罷亦不可謂
不以臣之故也臣凜凜怵惕無所措躬茲三臣者或再安 宗社或匡復邦家
或先朝勲舊而貴則以貳公弘化之任無扈衛大將之職身佩安危繫國輕
重晚則受八道體察之寄管南漢設城之事大小戎務悉所倚屬俱不可一日
去朝以孤 殿下心膂之托况貴之憂國成病 聖明之所灼察也忠憤所激
不知裁擇言語之失曷足追譴晚與光庭天威之下不敢為切迫之辭情有可

察三臣者罷則臣之蹤跡亦無以自寧安有三重臣一時被譴而臣獨抗顏於位著乎又恐貴與晚若累日失職則所轄部曲散而無統機宜之際不無曠廢伏願 聖明特寬三臣之罪 荅曰省卿上劄具悉卿意劄辭當留念焉○寧邊府判官洪鎬上疏極陳邊方弊政言辭多激切朝廷無採用之實邊民失望○壬申以宋象仁為司憲府執義○命全羅監司李溟限秋成仍任溟性本陰險加以失身於光海朝而以其有吏才任以方伯惟以辦事為意不恤百姓之困民多苦之○上書講益子于資政殿侍讀官宋象仁進講至不得其言則去象仁曰人君苟不聽言則去之宜矣益子之時則之齊之楚無所不可而我國之事異於此矣人君若不用其言則惟當辭其職而已近日三司文章 殿下不從孟子若在此時則必去之矣臣冒忝臺閣三年于茲 殿下所為今年不如前年前年不如往年年臣甚憂之叅贊官金壽賢曰自 上非但有拒諫之漸筵席之上亦甚淵默故上下無交孚之義易卦曰天自天地自地則氣塞而否下情不通而能治其國者臣未之聞也 上曰予當體念焉○癸酉禮曹請揀擇世子嬪 上許之○夜有氣如火光○甲戌江原道監司趙存性馳啓曰以毛都督所送銀子一百四十兩當買送二十首農牛而日氣向暖春耕在邇本

道高山峻嶺行路隔遠事甚可慮既有許買之命不得已分付各邑使之刻期舉行而外方村民不知銀貨之輕重出定農牛於民結以其銀子計減大同米三十五石則允為兩便故上送於大同廳去黃海道監司權帖亦以農牛農糧等事方被督府侵辱之意啓 聞○上御資政殿引見咸鏡南道兵使尹璠全

羅道水使金完槐山郡守李慶湜

上謂璠曰本道連年失稔加以守令不得

其人難保之形甚於他道云何以則可禦寇可保民璠對曰臣難以遙度到任然後可達便宜之事蓋本道道里絕遠雖值飢饉移賑甚難此可慮也我國不分兵農而此道則頗有兵農可分之勢臣欲先設屯田 上曰古語云地利不如人和軍民苦樂係於守令詳察守令之賢否可也况北方人心不良鄉亦盡心撫循璠曰敢不勉力仰答國恩北人雖曰無知不如南人之奸巧國家若欲用兵則南方一千不能當北方軍二三百矣 上謂金完曰今日水軍之無形甚於陸軍云本營有何弊瘼云耶完對曰臣未到任雖未詳知蓋本營所屬上六浦下六浦各定水卒二十名而近來各官專不督送以此不得修治船楫云此非細慮 上曰怠慢官吏摘發啓聞可也邊將之不盡心國事者亦另加警飭 上謂李慶湜曰近來朝廷專務為民除弊而民未蒙惠怨苦不已云當日

治民何者急務慶澁對曰當今守令之道莫如得民心臣欲專意於勸農桑均賦役矣○上畫講孟子于資政殿李廷龜曰我國祭祀之規似為煩瀆故曾多釐正自適變以後尤加減損四時之享疊行於宗廟陵寢近於煩複一處不行可謂得中而又廢朔望是則未安矣士大夫家雖貧亦行朔望於家廟况國家乎 上曰卿言甚是依為之○兩司請對 上引見於資政殿大司憲朴東善曰臣等逐日陳啓至於連章而上下之間情意未孚今日欲聞俞音於榻前亟從公議以安 宗社大司諫金尚憲曰臣等誠意淺薄言辭拙訥故交章三朔未聞天聽今日欲聞夬斷之音敢請登對矣屢承懇惻之教固知 聖意之至而此則不可不爭之事安忍悶默而退目見 宗社之顛亡乎 殿下只循私情不計公議是豈非亡國之道哉以珙罪觀之則固當按律處置惟陳保全之計者蓋體 聖意也早賜俞音以荅輿情 上曰予意曾已諭之今日復何言哉東善曰國家不幸逆孽屢興人心危懼若不保朝夕非但此也天意昭然屢降災異以警之此甚可畏 上曰上天示警非為予不從而然也恐卿等堅執此論故天亦警之也尚憲曰近日大臣不爭此事 殿下必以為大臣得宜而臺諫過慮也凡人恃股肱而塞耳目則必致顛蹶矣今日大臣如股肱臣等

如耳目臣恐今我國家若瞽人之不見物而自就顛沛也 上曰決不可從須
勿更言登對諸臣各陳所懷極口爭之而自 上不荅於是尚憲復進曰臣等
俱以無狀待罪言責以致 宗社危亡不救君父過失臣將退去矣願得剛方
正直之士以處臺閣且與大臣決定計策鎮安 宗社幸甚○大司憲朴東善
大司諫金尚憲執義宋象仁司諫李垓掌令鄭基廣李馨遠持平李基祚正言
李昭漢金槃等即引避曰臣等俱以無狀忝在耳目之地目見人心危懼禍亂
將至皆由於屢變之未盡其道故將安 宗社保骨肉之策冀使國家免玷於
危亡之域而經年籲呼未蒙允許自念啓辭之間未能道達誠意請對天陛從
容陳達庶幾開悟一向牢拒終以決不可從為教此皆臣等平日不能以正直
立身不見信於君父之致更何顏面貪冒榮寵並與區區庶死而盡失之乎決
難一日仍冒請亟命罷斥臣等之職 荅曰勿辭退待物論○弘文館上劄曰
兩司多官目見憂危之象欲杜禍亂之源經年伏閣日再籲呼忠言謹論字字
血誠舉國瞻聆孰不感發原其本心實為 宗社大計也亦為 殿下保全骨
肉之至意惟恐誠意之未盡至請登對援古證今惻怛之意溢於言表而天聽
愈邈不借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不幸近之豈非國家之大可憂乎兩司之

請退固其所也當此危疑之日公論之所恃者專在於兩司今乃折其正直之氣釀成不測之禍未知畢竟置 宗社於何地耶其論事之體無隱之忠雖古之牽裾折檻無以加矣請並命出仕 從之○乙亥以羅萬甲為司諫院獻納李省身金榮祖為弘文館副修撰朴烜為校理○義州府尹李堯馳啓曰防禦之事鮮冰後尤不可忽而士卒盡歸耕種又因管餉之令派送屯田之軍請得砲手三哨以備不虞朝廷許之○丙子冊封元子滄為 王世子年十四歲也上出御隆政殿命近臣宣教命又授竹冊教命文曰 宗儲主鬯所以順天經貳極定名所以固國本須位序之早正宜典冊之亟崇咨爾元子滄秀挺圭璋生資岐嶷天成粹美孝友彰於因心日就溫文聰哲由於自得英譽久屬於上嗣仁聞允協於元良邦命維新予既續承大業人心所繫爾當光踐少陽茲惟建置之通規在艱危而尤重是實 宗社之至計非父子之敢私茲命爾為王世子爾其念 列聖積累之基思今日付托之義惟立敬以制事惟克儉以飭躬恒惇德而尚賢無啓寵以納侮終始典學毋替訓辭夙夜存誠必遵禮範於戲離明震長丕闡綿祚之休海潤星輝益衍承華之慶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禮曹判書李廷龜之文也竹冊文若曰貞國固在元良蓋取明兩之義主器莫

若長子允叶儲貳之稱肇建青宮載頒寶冊咨爾元子淫襲聖挺異毓祉降靈
溫文日將學不煩於在傳孝友天縱德已著於勝衣既間閻疾苦之備諳而獄
訟謳歌之咸屬深惟固本之至計宜副延頸之羣情付托得人期永圖乎丕緒
仁賢繼體庶無負於克家肆定位於少陽乃率典於上嗣命爾為王世子於戲
欽服訓戒祗承憲章動靜云為非禮勿蹈左右前後惟正是視念大業之艱難
恒小心而兢惕夏絃春誦之匪懈三善四術之罔愆奉五朝之精裡益光先烈
綿萬葉之純嘏用保洪基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全塗之文也○大司憲
朴東善大司諫金尚憲執義宋象仁司諫李垓掌令李馨遠鄭基廣持平李基
祚正言李昭漢金槃等復引避曰臣等叨任言責而言不取信義合辭退引咎
乞罷而強請出仕慚懼益甚進退狼狽不得不再干 天威臣等有五罪焉精
誠所在金石可貫日再陳啓不能感動 天聽臣等之罪一也 殿下以私恩
為重臣等以 宗社為憂未能曲為承順臣等之罪二也公論屈而日蹙私情
伸而日張禍亂將作而不能救臣等之罪三也 殿下臨筵慨然以朝無直截
之臣為歎臣等之罪四也昨者請對 殿下新許而近密之臣曲為周旋乃蒙
召入國家待臺諫之禮由臣等而衰臣等之罪五也負此五罪不早引退宜

殿下之視臣等無如也况敢望其諫行而言聽乎如此而猶復強顏則古人所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之事者臣等烏得免焉決不可一日仍冒請命罷斥臣職王堂復請出仕 後之○戶曹以壬戌癸亥田稅不納忠清道慶尚道尤甚大邑則百石以上小邑則五十石以上守令請摘穀罷黜 答曰此時迎送之榮不可不慮令該道監司啓聞從輕重決杖○午時日有交暈兩珥暈上有冠色內赤外青○丁丑 上御隆政殿受羣臣賀蓋賀王世子用禮成也左議政尹昉等率百官進箋即日宣教大赦 上下教曰世子師傅吳允謙鄭曄鄭經世及百官加親授李廷龜族屬中六品遷轉廷龜已至輔國階故有是命師傅元子時師傅也○大司憲朴東善大司諫金尚憲等引避至三 答曰前日之越不引對實是過舉予甚悔焉卿等須勿辭之前日請對時 上初命書啓因政院陳啓始引見故有是教○禮曹啓曰世子冊封後別試合三慶為一大舉故以增廣別試啓下矣更為商議則既去增廣當並取生進上辛兩科已取四百生進而大比之科亦且不遠年少儒生無暇學者必有苟充濫試之譏不如只行大舉別試之為宜依壬寅年別試例初試分京外取六百人初場賦表終場策問一道講經四書抽柱三經自願取粗以上許赴殿試何如 後之○上

夜御興仁堂引見勲臣洛興君金自黜青雲君沈命世等自黜以扈衛大將入直命世以副揔管入直承旨史官入侍之後合同有再啓故承旨金壽賢啓曰合同方有再啓而注書及左右史俱入侍何以爲之未知臺諫直入以啓乎出送史官受來乎 上曰使史官受來可也於是使注書及右史出往政院與直院承旨接臺諫受啓草史官又傳于入侍承旨則承旨啓曰臺諫啓辭未及正書何以爲之 上曰以草進讀承旨金壽賢進讀啓草 上荅曰毋煩注書及

右史書傳批荅於臺諫然後還爲入侍金自黜等極陳人心危懼及仁城罪狀再三進啓且斥鄭蘊爲仁城立異於合同之論則 上皆不荅仍賜酒饌於入侍諸臣又賜自黜命世錦段○夜東方西方有氣如火光○戊寅 上畫講益子于資政殿知事徐渚進曰臣奉迫致仕固宜退去而又忝主兵重任罔知做措今之兵務甚爲無形逃故一事大段之弊惡速充定然後可成模樣不然則將作無兵之國矣預令列邑充定軍額何如近來不能多得軍兵者國家法令之不嚴也 祖宗朝則雖士族之人未免軍役去而今則不然若是士族雖不辭文字不知弓矢者皆作閑遊之人爲軍者只貧賤之民故既定之後便皆逃散軍政虛踈實由於此耳 上曰今之軍政必經大段舉措然後可以充定充

額矣今者既以蕩滌逃故為名又從而責充軍額則蕩滌之令歸虛而國家先失信也○夜黑雲一道如氣起自坤方直指艮方長竟天○二月朔庚辰尹安亨趙瑋誣告伏誅囚人尹安亨告趙瑋同在獄中將欲與渠告變遂鞠問之瑋則以為曾聞安亨等謀逆之言將上變而安亨先殺兩人所供互相牴牾蓋安亨曾以适賊徒黨上變於勢迫之後未及鞠問隱情而打破獄門任意逃走者也至是變着衣服焚燒閭家夜夜越城蹤跡克秘被捉於捕盜廳瑋以偽造銓官請簡被囚故安亨教誘趙瑋出此誣告緩死之計仍以為搆陷報復之地朝廷燭其奸狀並嚴刑以訊則安亨始以教瑋上變承服復亂引諸人文武宰臣亦多入其中而以權盼為主謀江華土人尤多被引蓋盼宰江華時安亨以悖行受刑讐怨最深故也所引四十餘人並勿問遂誅安亨及瑋○未時太白晝見日食○慶尚道固城民家雌鷄化為雄○夜流星出上台星色赤○辛巳命疏釋前後流竄罪人有差凡七十餘人以冊封世子之慶也史臣曰禮成三加位正元良則固是臣民之福國家之慶也宥過赦罪亦聖世曠蕩之典而向時倫紀之賊縱史之臣皆在洗滌之中嗚呼漢宣踐祚之初亦豈非天下同慶而未聞盡赦昌邑之羣臣今日之特用寬典未免為失刑之歸也哉○領敦寧府

事韓浚謙上疏辭留都體察使 上許之○都承旨鄭經世上疏辭加資之命

荅曰卿等教誨元子出於至誠予嘉歎久矣卿宜勿辭○引見大臣推官兩

司長官大司憲朴東善獻納羅萬甲等啓於榻前曰仁城君珙出置之事日再
陳達而未蒙决斷之音今則大臣重臣俱入侍伏望亟賜允俞尹昉李廷龜金
瑬亦陳啓曰即後兩司之請以安 宗社無保骨肉 上並不從○壬午辰時

日有重暈內暈有兩珥白雲出於兩珥各長五六尺良久乃滅夜良方坤方有
氣如火光○癸未以南以恭為司諫院大司諫以恭少有才器而性本奸猾曾
與金蓋國締結朴承宗柳希奮兩人皆聽其指揮時人號曰金南見棄於士論
久矣金瑬力薦為諫長自謂能行公道而除目一下物情大駭金尚憲為吏曹
參議尚憲言不見用忠不見信故力辭諫長旋有是命鄭廣成李聖求為承政
院承旨張維為成均館大司成鄭暉曾以正二品仍無大司成至是陞資一品
上猶欲勿違問于大臣大臣以為有違官制故乃以維代其任李慶涵為戶
曹參判慶涵天性恭謹且有度量但無適用之才金德誠為戶曹參議李植為
司憲府執義嚴惺為侍講院弼善鄭宗溟為議政府舍人俞伯曾為輔德鄭百
昌為弘文館校理李昭漢為副校理李景奭為司諫院正言為人謙厚持身清

慎且長於文才年少名流皆推許焉金高為藝文館待教高乃德誠之子李貴之婿也性本邪妄惟以諂媚為事遨遊於勳貴清流之間遇清流則毀勳臣遇勳臣則毀清流一時儕友憂其有交構之漸鄭松為檢閱經世之子為人端雅且知禮學宋象仁以執義出為安東府使象仁廉清剛直不下古人時安東一境武斷成風故朝廷極擇彈壓之人而象仁乃膺其選其實金塗擯之也○甲申諫院啓曰史官之職為任極重不可一刻曠闕近來紀綱頽弛人不畏法史官之多無如今日至使兼春秋屢日入侍即者批荅下院以無史官還入尤極寒心請當該史官及預備兼春秋並命罷職從之○行都承旨鄭經世以新陞正二品不當仍在承旨上劄乞免荅曰省劄具悉卿懇以正二品為都承旨不無古規卿其勿辭○左副賓客鄭擘副護軍金長生等上疏辭新授加資荅曰省疏具悉卿懇等教誨元子出於至誠予嘉歎久矣卿宜勿辭○都元帥李弘胄馳啓曰平安兵使自前冬防昌城者以與賊密相近故也今則奴賊據有遼陽義州為對壘之地以時勢言之則兵使似當移駐義州而賊謀之或昌或義未可的料昌義之間二百餘里聞變馳援勢所未及安州則當南路之要衝此實控扼咽喉之地不如使兵使領率精兵留在安州邊上有警則或

左或右前進犄角固守安州似為得計朝廷許之○上畫講孟子于資政殿特進官李暉極陳仁城君珙罪惡不可不出置之意且言人心未定宗社將危

上良久乃荅曰卿以為國家安危係於一王子之出置與否耶勿為疑惑之

言講罷後引見暗行御史弘文校理朴炆吏曹正郎李敬輿戒飭以遣○上因兵曹判書徐潛所啓令備局議號牌當行與否左議政尹昉等回啓曰號牌之法在當今必行之急務而詔使先聲已到莫大之事似難並行姑待詔使回還復議而行之為宜從之○乙酉平安監司馳啓冊使太監二員先聲大臣啓請令政院檢飭接待諸事且令三道監司修造官舍以待遂以沈悅為館伴金尚容為遠接使初以李廷龜金瑤為館伴備使而聞學士不來以兩人代之○上畫講孟子于資政殿上曰大同一事大臣皆欲罷之今不可行也其中

江原道則欲為仍存未知如何特進官沈悅曰臣以為罷則皆罷不宜獨存於

江原道也上曰予意亦以為然矣○世子冠冊禮時諸執事及東宮僚屬論

賞有差冠禮時主人慶昌君珮賓右議政申欽各鞍具馬一匹贊禮禮曹判書

李廷龜熟馬一匹篆文書寫官金尚容竹冊書寫官趙希逸教命文書寫官韓

仁及進脯醢柳恒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傳教承旨鄭廣敬副提調積善正得仁

輔德李植加資弼善鄭百呂准職除授入叅賓客吳允謙鄭經世執事官宋時
吉等八人各兒馬一匹教書書寫官吳竣上弦弓一張賜給冊禮時都監都提
調左議政尹昉鞍具馬一匹提調領敦寧府事韓浚議史曹判書金塗各熟馬
一匹賜給前都廳李祭加資郎廳李如璜等四人陞叙監造官盧希天等九人
六品遷轉都廳李敬典郎廳尹衡彥等三人執事官七人各兒馬一匹賜給捧
竹冊內官金擎國捧教命內官朴夢周加資捧印內官李瓚俞好善各熟馬一
匹執事內官崔太清等六人各兒馬一匹賜給負役下人等題給米布○以李
峻為執義鄭基廣為司諫李如璜為掌令金起宗為江華府尹○丙戌領議政
李元翼上劄請亟罷大同之法其劄曰臣立朝以來目見中外之弊多在於賦
役不均防納恣行大同之規臣實首事與諸臣決意先試於京畿而行之數年
頗有其效欲並行於江原而未及焉反正之初承召上來伏見 聖明誠切保
民臣欲以此規先行於江原仍及他道以祛一分民瘼以答 聖意之萬一而
議定之初水旱連仍歲將大無臣在告中深以為慮通于同僚使之啟達後又
上劄請更議處而自 上不許更議仍遂行之頃日湖疏沓至中外民情大以
為不便臣又通於同僚又承命陳達而至於今日行罷未的結末未明規例多

更彌令多掣遠外民情愈久而愈拂兩湖同然而湖南為甚愁嘆騷屑比比皆是國家作事當先察民情而民情如此豈可抑勒而行之乞命本廳登時停罷其所收米布善為區處悉充民役之價毋使中間浪消不勝幸甚 上令廟堂議處備邊司回啓曰大同一事初欲均役便民而既設之後中外民情不便者多故朝議皆以為當罷又領相陳劄如此當依劄停罷以順民情外方雖有捧未捧納未納之處而已上納者著令戶曹收貯以給貢物之價在本官未捧者及已捧而未上納者令本道監司明白查覈一聽該曹分付施行俾無中間花消之弊至於江原道民情皆以為便猶恐或罷云此一道似當合於京畿宣惠廳一體行之 荅曰依啓關東民情若以此法為便則仍行可也然不可不商度處之更令該曹量處戶曹判書沈悅回啓以為臣將江原道貢物元數及其田結通融計價每一結捧米十六斗則諸般貢物之價可以充給而此外又有內醫院藥材及本邑公需衙祿人夫刷馬等役如是而猶且樂為則可以仍行 上令本道監司詢問民情監司以民皆願行啓聞乃 命勿罷仍令戶曹兼管不合於宣惠廳○夜一更四方有赤氣如火光雷動○丁亥火燒昌陵 上避正殿素服減膳撤樂百官素服三日停朝市亦三日 命拿守直密奉守護

軍遣相臣及觀象監繕工監提調禮曹堂上郎廳奉審又遣中使史官摘奸○
雷震城中柳木聲聞數十里○備邊司啓曰古例館伴本是一負而往幸太監
天使時金晬以戶曹判書為館伴而精神昏錯不能察任故加出一負其時李
廷龜實當是任其後復有太監之出來黃慎以戶判兼館伴臣等援以近規乃
以今戶判沈悅擬差啓下矣沈悅才器聰明可以堪任而陳筭控辭出於至懇
且接應之浩繁物力之蕩竭十倍曩時度支之長職務煩劇果難專一於償接
之任以李廷龜為館伴沈悅為迎接都監堂上似為便益 後之李廷龜上劄
讓於沈悅且陳衰老不堪任 上答曰省卿劄辭具悉卿意此非新授之任勿
辭宜矣○戊子吏曹參議金尚憲上疏具陳規諫之意其疏曰無用愚臣幸際
明時虛被恩榮實邁等夷一歲未周華陰荐由再列諫首譏謂已深四踐銓席
將復何堪臣雖至闇自知則明內懼外慙晷刻靡寧過福之灾疾病斯臻新除
稽謝已逾半旬采增踖踏無地措身臣竊自念萬物群生各賦性靈虫蛇感恩
尚思報德以臣事主其義曷極糜身粉骨猶且不憚罄忱殫誠其何敢緩顧臣
才稟匪剛匪精少壯悠悠忽至暮齡今欲効勞邊疆則材力難強分憂守牧則
聰明全喪後事鈎槩則盡拋舊業犯顏直諫則素乏鯁直茂補消埃徒竊廩祿

臣言肝膈一毫無飾然而至誠所在早夜以思願效一得冀蒼鴻私經久自秋如醉沉憂徃歲茲辰賊豎造逆禦侮無良國幾不國蒼黃播越百危俱逼誰謂當時復觀今日堂堂遠猷匪無辰告遄遄回鑿宜由洪祚固宜上不忘危下益思艱懲前毖後去危即安而忠言深戒視同妄作姑息小仁稱為大德使忠臣氣塞識者仰屋仁愛之天警告不絕謹諱之民疑懼莫釋天變不虛民心至靈安危之屯灼然可徵大福不再臣竊兢兢伏願 聖明推心大臣毋間誠偽重待言官無挫直士變故無窮毋拘常規制美有妙毋失事機毋惡朋黨以疑羣正毋好辯給以啓讒佞毋恃崇高易塌毋輕踈賤賤反合臣言似迂臣意則切伏願 聖明少加澄察 上下教曰朋比之害甚於夷狄金尚憲身為銓官敢以毋惡朋黨以疑群正等語偃然陳疏如其正人君子焉有護黨之心亦豈有以護黨見疑於君上之理乎予方欲打破朋黨共濟國事而尚憲之言如此無謂甚矣此習不可不懲先罷後推政院啓曰人臣事君有懷必達吏曹參議金尚憲言雖過中斷無他意而疏章纒上遽有罷推之教臣等竊恐自此為戒進言者鮮矣臣等職忝近密不敢不達 荅曰爾等之言是矣只疏其職○都督府都司李景富率百餘兵入身彌島大興屯田斫木造幕島民多怨之○禁

關西賣麥商賈時詔使壓境麥價踊貴商賈等深藏不市以索高價而潛相買賣搬島戶曹請令平安監司設法關津禁之 上許之○戶曹請送米於開城

府咸鏡道買麥以為詔使時需用 從之○命加奏請使先來譯官軍官等資資未准者除授邊將後憲府論啓以賞加太濫請施他賞三啓 從之○己丑

固城縣有雄犢化成馬足○吉川君權盼上疏陳情極暴被誣於尹安亨 答

曰省疏具悉卿懇免賊不諒自己之罪惡怨卿嚴治出此報復之計其心兇且

慘矣卿之被此構陷誠盡心國事之所致於卿有何不安之事乎卿宜勿辭盡

心察職○庚寅統制使具仁宦獻軍器政院以為不可曰具仁宦以經亂之後

內庫軍器蕩失無餘自本營別備上送禦戎之器不是戲玩之具且其上獻實

出為國之誠而既非惟正之供則未免私獻之歸私獻非古也豈 聖世之所

宜有哉此路一開末流難防臣等慮切杜漸惶恐敢啓 答曰具仁宦深念內

軍器之蕩失無餘隨便別備上送其為國之誠極為可嘉今茲兵器雖是規外

之物實非干澤之計捧置內庫以備不虞未為不可但邊將人人若或效此上

送則不無貽弊之事以此觀之爾等之啓亦不無所見矣此軍器其令該曹區

處監造軍官李廷梅令該曹論賞○辛卯令諸道每四結收布一匹上納蓋為

接待詔使也初戶曹請行三結收布之令自 上以為民窮財竭重以饑荒乃
令五結收布則戶曹又請四結收布故 上不得已從之民甚怨苦時中朝政
亂權委於宦寺之手太監王敏政胡良輔即幸宦魏忠賢之黨奉詔東來而其
意專在銀蓼先聲纔到舉國失色○平安監司李尚吉馳啟曰臣來自嘉定宣
郭之間則漢人之充滿閭里者奪占廬舍掠取財畜劫奸婦女歐傷人民或將
餓莩屍軀移置村里謂言屢民殺漢人徵索賂物侵害百端聞臣入來慶慶人
民遮路號訴自言如不得圖止設屯之事則勢將捲家轉徙云空虛之患極為
可慮臣姑留鐵山與接待使尹毅立同議呈文于督府計料云○下諭京畿監
司購求 昌陵放火之人○上畫講益子于資政殿 上曰昨見戶曹接待磨
鍊則人蓼太多恐民力之不能堪也知事李廷龜曰接待天使之規今古不同
古則只有支供之事今則又有銀蓼之弊小邦勢難支當廢朝時劉楊天使雖
曰學士其時所用至於七萬餘兩况今太監乎聞二太監通賄數萬銀於魏忠
賢不憚越海之行而跋涉萬里者其意有在昨日磨鍊之數亦必不足也辱國
之患深可慮也 上曰民力竭矣十分思量惟以省弊為事可也廷龜曰頃日
金尚憲纔上一疏遽有嚴旨臣取見其疏則蓋辭不達意矣本意豈欲朋黨哉

上曰毋惡朋黨以疑羣正此何言耶予意以為正人君子則必無黨矣今之分黨非君子之黨也大槩朋黨之說人君不當聞臣子不敢言廷龜曰尚憲清直介特之士也意在獻忠陳啓而 上不諒中情也○以洪瑞鳳為大司憲金增為持平朴潢為注書李景曾為正言李基祚為校理金槃為副校理李明漢為吏曹參議尹衡彥為掌令權盼為京畿監司鄭弘翼為副提學嚴惺為獻納鄭百昌為兼輔德徐景雨為禮曹參議忠州牧使鄭孝誠入為戶曹參議孝誠居官善於聚斂戶曹判書沈悅請與之同事故徵拜掌射之任○兩司合啓曰國有大慶必行大霽曠蕩之典實出於好生至德而罔赦之罪亦參於蒙宥之中瞻聆所及物情齎駭臣等取見禁府錄啓單字則罪人名下只錄其當初請罪大槩題目以致 聖上不得畢照其情狀分釋之命混及於罔赦之罪如姜倅鄭湛林健申怕鄭道崔濩安應魯南省身吳汝穩李元興鄭碩僑任器之韓王安佺黃中允任性之等則皆以爾瞻腹心乘時跳踉窮兇肆惡無所不至主張廢母之論釀成亂亡之禍無非此輩所為則得保首領亦已幸矣洪景艇金崙蔡承先李清辛義立李澁等則亦以瞻賊鷹犬為鬼為蜮募聚徒黨陷害忠良濁亂朝政無復忌憚凡所以病國蠹民之事攘臂擔當李宗英孫祐等承順

逆魁構陷多士屏諸之典正為此輩而設而或放或移恩宥過濫宜乎輿情之
日激也雨露之澤雖不間於甘苦蛇蝎之毒非可囿於並育請還收成命 荅
曰當觀大臣議啓而處之勿為更煩兩司以成夏衍趙存道張世搭沈宗道等
落漏於論啓引避後添入三啓 從之○賜正鐵三千斤於貞明公主以為營
第之用○壬辰右議政申欽上劄請出置仁城君其劄曰三司兩論已經年矣
前後臺閣之臣極言竭論無有底蘊而俞音尚闕 聖心所存群下亦豈不知
祗以所防者微兩杜者漸國家深計當炳幾先近見臺閣相率而引退國言因
之日激人情憂畏氣象慘沮臣恐 殿下不可不深思長慮也狄青宋之良將
為人藉口則歐陽脩上劄陳之况人非狄青而藉口者以推戴為名者乎臣曾
承 聖教不勝感惕不無將順之意而天下之事變無窮舉國之洵懼難之相
持已久所損非細亂不可階禍不可嫁竊忖時勢敢復封章伏願 聖明垂察
以鎮人心 荅曰近觀三司之論不諒予意愈往愈切咸以去就爭之予甚悶
焉當光海欲廢母后之時仁城之獻議與諸王子之議不同此則雖出於休禍
不可謂之無罪至於近日之事徒執兇賊借重之辭不見相應之跡而欲為先
事之圖當茲人心極惡之日地偏勢埒者雖微此人皆將難免一被指點寧不

殆哉然則先王遺體次第終不得保全予將何面復入先王之廟庭而陟降之靈其可謂有後乎此所以強拂羣情逾時而不得從也卿須體予意使三司之論速為停止○司成李馨遠上疏陳邊事請以三道軍資招募西路數千兵以除南方調發之役使民得以休息 荅曰省疏具悉深嘉為國之誠疏辭當議處焉○南海縣令南斗柄上疏請解官赴西與其父以興同事西鄙願為父子之兵以效張弼兄弟從張浚之軍 上令吏曹聞啓吏曹以為斗柄願隨其父共立矢石之西私情雖切而守土之臣不可任便 上命依願施行○都體察使張晚上劄辭職 荅曰省劄具悉既往之事言之何益勿辭調理察職晚曾以李貴所言不為直對被譴今有新命上劄辭之而語多文飾識者尤非之○上書講益子于資政殿知事金塗極陳金尚憲上疏中語意相違以致嚴旨而本心則不然也且尚憲峭直廉介清修苦節搢紳之中無出其右豈以朋黨之說進陳於君父之前乎自 上既怒尚憲而臣於昨政擬於副提學臣誠惶恐但人臣事君之道不可徒循君上一時之喜怒故如是耳 上曰頃日筵中有一人亦言用人之道惟觀賢否而已不可以朋黨而棄之子竊恠焉如此之說得行則必成朋黨之患矣以是深斥尚憲之言而政院以言路為戒故只

適其職耳○癸巳憲府啓曰羅州為今日保障之地而物衆地大最難理新
牧使趙璠為人愚劣不合於拔劇且有不謹之行喧播於人口雄藩彈壓之任
決不可付諸此人請命罷職 荅曰遲差○右議政申欽復上劄請出置珙

荅曰省劄具悉前日劄荅盡諭予意卿不之動聽今又上劄子憂悶無涯罔知

攸處過國忌後當更議處焉○備邊司請召延平府院君李貴於江外入贊機

務 上命招李貴貴謝病不來○都體察使張晚請以摠戎使李暘稱以體府

摠戎使無管南漢山城修築之事與臣料理 上許之○錄勳都監請以振武

功臣出身李洛叅奉金光爛陞六品秩 上從之○公州牧使宋興周上疏進

山城駐蹕圖 荅曰省爾上章深嘉愛君憂國之忠爾所投進之圖當掛座右

常自警焉○命蔘滌廢朝時調度官所備米布之散在民間者光海營造四闕

財力彈竭分遣調度官於諸道侵漁聚斂固有紀極所措米布多在民間 上

即令焚燒文券使之勿問而藩臣邑宰不體朝廷德意還復侵徵民多怨苦至

是沈悅啓請令各道監司一據蕩滌 上從之○吏曹叅判崔鳴吉上疏辭職

上遣內醫看病時金塗新授銓長欲斥鳴吉故引病乞解蓋塗與鳴吉疑阻已

久而至此益甚焉○上御資政殿引見江華府使金起宗定平府使李廷籲永

川郡守朴安孝康津縣監宋行吉

上謂金起宗曰圍籬中凡事各別留念至

於廢人所欲飲食之物十分無忽可也起宗曰臣敢不盡意

上又曰江都一

域乃國家之所恃他日有亂必以為歸卿其務得人和撫恤軍卒且以貯穀為務可也起宗曰雖欲盡心但恐才不逮也

上謂李廷樞曰北郡連歲凶荒上

年又有毛兵侵奪之弊民不聊生爾其勉哉

上謂朴安孝宋行吉曰當今治

邑莫過於愛民薄賦爾等其勉之○上書講孟子于資政殿○甲午命右議政

申欽等試儒生經書於隆政殿賜居首儒生鄭復吉申浚直赴會試其餘給分

賜物有差○憲府啓曰春坊之官極一時之選居講筵者固無踰於鄭百昌今

世子富於春秋師道在嚴前日筵臣之陳啓者有意存焉請遞鄭百昌兼輔德

之任 答曰鄭百昌固不合於講官爾等呀謂有意存焉者是誠何心也予不

識爾等之意故不即允從大抵臺官不當如是碌碌也○乙未持平金增啓曰

昨論鄭百昌之事者亦有他意只為百昌親暱於世子而世子富於春秋 殿

下之所以教導者當示以至公無私之道豈無他人而使百昌無任使世子習

知親私之可親疎遠之可疎哉且親私則不嚴疎遠則生敬開講之際損益可

知也不然則以百昌名望出入三司踐歷華貴其誰曰不可於此也頃日筵臣

之陳啓者亦有見乎此其意實在防微之遠慮而未決數旬旋入講院故臣發言於僚席請遶其任而措語之際未能明白 殿下之不即允後出於不識其意而然也反示未安之意折之以碌碌之教者何哉 殿下之輕蔑臺臣殿間忠言不啻詭詭之色雖有古之遺直孰肯為 殿下盡言哉緣臣措語之失致有 聖德之累臣之罪戾誠出自作決不可仍冒請罷斥臣職大司憲洪瑞鳳掌令尹衡彥季如璜亦以此引避玉堂屢置請出○丙申正言李景曾李景奭獻納嚴惺以闕直引嫌而遶諫院之官不為直宿已成課例至是中使摘奸外司諫院亦在闕直應推中故皆避遶○瑞山郡守李時昉上疏乞解專城之任歸養老父朝廷以為非法不許○丁酉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啓曰臣等以珙出置事前日累次陳啓因臣欽劄子有過國忌後議處之命臣等合敢來詣闕下會同禁府堂上稟旨舉行之意敢啓 荅曰前日議處之教非欲為出置之意卿等如是啓之予甚慚覲禁府堂上勿為會同卿等亦須還歸以安予心於是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刑曹判書具允謙工曹判書鄭光績洛興君金自黥戶曹參判李慶涵刑曹參判權盡己等啓曰近來以珙出置之事上下相持至於經年國言益激天聽愈邈朝野莫不悶鬱而伏聞議處之教臣等方有

庶幾之望即承下教臣等非不知 聖上持難隱忍出於親愛之至情而公議

所在私情難掩此臣之所以終始不得將順者也况其收議實出自作尤不可

以怵禍二字怨其綱常之罪也豈有為逆於母后而無將於君父者乎景倫善

胤俱以宗室請廢母后者也

既以此受罪安置則珙何以獨免乎亟賜俞允

荅曰仁城

之獻議實出於怵禍亦無可議之罪但此事係干慈殿子亦不敢強焉卿等體

予至意從輕議處尹昉申欽等又啓曰珙不但為諸賊所引其所獻議事係

慈殿罪關倫紀臣等出置之請實為後輕令禁府舉行之意敢啓 荅曰出置

之請決不可從削其職名勉副公議○命漢城府督納材瓦於貞明公主第後

以赴不輸運罷該郎推考堂上○購求散失印信於民間是時國家屢經變亂

故奉使印信散落於閭閻者甚多至是禮曹啓曰本曹所貯大小印信奉使之

官受出後還納例也先海朝諸慶調度等差官紛雜受去仍為誅殛賊适之變

將官之受去而陣亡者亦多有之身雖死亡印則必有去處奸細之徒不無冒

占行用之弊請移文于漢城府及各道如有來納者優給賞布 上從之○同

知中樞府事金長生上疏乞解職名歸死桑梓其疏曰臣少承父師之訓略知

趨向行之不力到老無聞且設身陰職汨沒吏役衰病屏伏只是一箇凡庸老

陳之人初非有山林高尚之操可以自托於逸民者也 聖明過聽恩擢異常

匪據之職名不次之資秩頗煩荐加種種難堪餘生慄慄死無日臣年今七

十有八古人以年至不退休之於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者其義可謂嚴矣理

當歸守桑鄉靜竦溘盡收骨先人之山是則志願長畢無復餘憾第以一離輦

轂永闕天表區區戀主之懷有不能自已伏願 聖明益懋聖學益進聖德以

正大存心而絕偏係之私以雄斷制事而戒優游之失任人惟取實地而無眩

於虛偽接下務盡誠款而勿事於表襮毋厭逆耳之言毋輕守靜之士採納務

博裁擇務精毋執先見而格群議毋拘常規而失事機奮發大業克臻至理則

臣雖槁死更無遺恨 荅曰省疏具悉予心缺然卿其勿思退歸拜掃墳塋後

越即上來以副予望○吏曹參判崔鳴吉上劄請以元斗杓為羅州牧使 荅

曰劄辭當量處焉仍下吏曹吏曹回啓曰元斗杓為靈光郡守時頗有治聲合

授重地以責其效而今日朝廷之上才踰斗杓者則似難其人才如斗杓者則

亦不可謂無人至於交結豪傑湖南人士頗相推許則臣等見聞雖未及此鳴

吉劄內所陳豈偶然哉元斗杓雖已蒙宥未有叙命自下不敢擅便 上裁何

如 荅曰今姑勿施時判書金瑬回啓而其意實斥崔鳴吉之用私故崔金之

怨益深然斗杓纔脫王獄而鳴吉請拜雄州物論亦以為非○以俞伯曾為司諫院司諫李潤兩為侍講院輔德金槃為獻納李景義金柱宇為正言柱宇中清之子也中清以廢朝募粟之臣流醜南方柱宇以童稚愚妄之人得除清貫物情多不服焉此皆金塗所拔擢也姜碩期為吏曹正郎李景容為持平尹焯為修撰被彈未久遽授玉堂未厭人望崔衍為弼善鄭基廣為羅州牧使文希聖為廣州牧使廢朝時以弘立麾下從征深河弘立之屈膝希聖亦為降得其後生還得保首領幸矣至是得除畿輔重地沈器遠薦之也物情莫不驚駭○暗行御史李敬輿馳啟曰榮川郡守李重吉奉法不謹貽弊一境尚州牧使李好信秩高年衰怠棄官事請朝廷處置啟下吏曹吏曹請命罷黜 後之○戶曹啓曰銀之為物生於地而無窮苟能設法採取則其為補用豈淺哉端川銀塘產銀甚多而所患無役軍也頃者南漢山城赴役僧軍咸鏡監司杖啟請減備局只減吉州以北僧軍而南道則不減矣南北僧軍盡為赴役於端川採取銀鈔則雖未及於今番天使時所用亦可為貸用還償之資矣請令備邊司議處備局覆啟曰南漢山城之役停之則已如不得停則猶恐役軍之不多咸鏡南道恐難移用但端川利城北青洪原距南漢道里遙遠無已則此四邑僧

軍除城役用於採銀為當且吉州以上僧軍曾已蒙減於城役其數雖少可以
補用於採銀之役請以此事意移文于咸鏡監司 荅曰依啓已減僧軍勿用
於採銀之役可矣○禮曹啓曰功臣應祭之人生存者則親享錄勲之祭而身
歿者則以策勲贈爵之意撰出祭文遣郎廳致祭已有前例功臣身歿之人請
令都監書啓啓下後舉行於是都監抄啓靖社功臣青興君李重老順原君朴
孝立靈原君申景植壺山君李休復等事將行後都承旨金尚憲陳啓以孝立
棄鎮先遁既已伏辜不可與李重老等均蒙恩典 從之○戊戌左議政尹昉
右議政申欽率二品以上啓曰國家用法罪律相當然後斯謂之得其當也珙
之所犯是何等罪而削其職名是何等律也推戴之說狼藉於諸賊之招廢母
之議最緊於宗戚之中而臣等出置之請實是從輕之典也今若只削其職偃
息私第則是以係于倫紀之罪為薄物細故而已其何以扶植綱常昭訓百姓
乎臣等昧不知倡率百僚叫閤陳請而詔使先聲已到百司廢衙所損非細伏
願 聖明深思宗社大計使罪律相當 荅曰削職之舉亦迫於羣情此外豈
有加罪之理乎出置之請決不可從卿等須勿更煩以安予心○尹昉等三啓
不從三司亦力爭不 允○以李顯英為禮曹參判李省身為持平嚴惺為

弼善○錄勲都監因金塗筵中所啓請查出舉義人不得參勲而資已窮者並加資 從之○兩電狀如小豆○已亥領中樞府事鄭昌衍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率二品以上啓曰臣而事君天之制也子而事母天之經也如有毀天之制隳天之經則天地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貸也珙以臣而負推戴之名以子而獻廢母之議毀天之制隳天之經孰有大於珙者而 殿下猶且左遞右攔曲庇私護只削職名以塞公論臣等實未曉 聖意之所在也 殿下嬖姻隱忍不即夬決意外之變起於倉卒則其所以全珙者乃所以禍珙也伏願聖明深惟遠慮亟命出置以明倫紀以安 宗社 荅曰獻議之事雖係重大原其本情則誠可戚矣其時形勢若不如是則無以免禍有此求全之計豈不哀哉已施之典實非輕律此外有何所加乎卿等須體予意亟停勿煩三啓不 從○司諫俞伯曾啓曰臣曾忝憲府論尹墀臨事反覆之失非敢有一毫私意只以當合司伏閤之日以巧避重論之人復入臺閣故不待同僚之出獨啓劾之而人或謂臣過激臣亦念糾劾雖是言官之責閣端亦不可不慮故即為呈告遍職矣墀敢陳疏自明反以傾陷醜詆等語斥臣臣今復忝言地不可終黑墀在昏朝冒居春坊此非儻來之比而乃敢曰不能高蹈則臣亦不辭此

言誠不滿一笑所謂求其說而不得者也至於論逾憲府之時擇乃立異先出
而其避嫌則以鄭蘊加罪異同為辭其實為鄭蘊立異也前後之言若出二口
其時同僚之所詳知臣之所謂反覆者以此也此豈有意於傾陷哉臣於前日
發論旋止者實虞朝著之不靖今不必更舉前事以起騷擾而但重被貶斥至
於此決難緘口在職請命罷斥臣職 荅曰勿辭伯曾於是別矣不出○以鄭世矩為持
平羅萬甲為文學尹順之為正言○兵曹判書徐涓副護軍鄭晔普川君柳舜
翼同知中樞府事金長生等上疏請伸亡師宋翼弼之冤 上不許翼弼乃宋
祀連之子也祀連即故相安瑋之奴安瑋甚憐之至於贖身除官已卯士禍之
後祀連誣告安瑋之子虔謙等謀叛虔謙就刑安瑋坐死士林莫不憤惋逮至
奸黨之敗祀連已死有子五人乃翼弼翰弼等也白惟讓輩當朝深嫉祀連啓
請其子孫還賤翼弼等竟以流離窮厄而死焉翼弼翰弼有學術能文章訓誨
後進一時人士受業者多徐涓等亦其門生也至是陳疏以為翼弼等贖賤為
良既久且遠則一時還賤不無冤枉云 上令刑曹回啓刑曹判書吳允謙回
啓曰向前宋翼弼連三代良後已過六十年大限則其不可還賤昭在法典而
只為見嫉於白惟讓李潑則因一時威勢越法還賤舉族流離竟死窮厄之中

至今有識之士莫不傷痛抱冤三十年尚未伸雪以翼弼博通古今之學未免
奴隸之賤名此豈但門徒之深痛實為昭代之大欠其時宋翼弼還賤公事勿
為施行何如 上以為事在 先朝似難輕議不許○黃海監司權帖兵使邊
滄等上疏自陳名叅於尹安亨誣告乞解職名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完賊誣
告之罪既伏反坐之律有何未安之事乎卿宜勿辭察任○戶曹判書沈悅上
劄曰無狀小臣負累叨榮觸處懷慚上童自劾冀伏刑章非一再矣 聖恩天
大曲加剪拂強顏供職以至今日頃者朝廷論珙之罪也以屢出賊口為罪目
故臣隨大臣諸宰之後同聲請罪矣今則乃以請廢母后為斷案夫獻議之悖
惡庭請之隨叅雖有輕重之差百步十步均是走也身負大累者何敢晏然就
列不自反顧而論人之罪乎大臣六卿連日伏閣而臣慚靦羞赧不得同叅於
舉國公共之論臣之罪戾至此尤大欲退而竢罪則詔使將臨機務方殷欲出
而隨行則廉恥兩關公議可畏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願 聖明遍罷臣職
上不許○庚子領議政李元翼呈告至二十一度 上遣史官諭之曰國家不
幸卿病彌留子日夜憂悶無以為心今以國事言之則決難允許但念卿久病
中以趁未解職為憂則必有妨於調病故不獲已勉副卿意李元翼在朝三年

別無經濟之策而以一國元老深繫朝野之望故及其解職人多缺望○王世子謁宗廟蓋以新冊封也還宮時又謁大院君廟只宮僚從○二品以上以出置珙事三啓皆不從○珍島郡智曆山場馬大蕃息命賞其郡守朴成仁○以崔鳴吉為弘文館副提學朴東善為吏曹叅判李慎儀為掌隸院判決事崔紓為司憲府執義李垓為弘文館應教趙廷虎為開城府經歷廷虎性本抗直隨事盡言不得久居臺閣今出諸分司士論惜之權濤為副校理李景義李景憲為正言李省身為副修撰○行司直崔瓘以橫被惡逆之名上疏陳情 荅曰省疏具悉卿懇卿無罪過有何未安之事乎安心勿辭○辛丑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率二品以上啓曰臣等昨承 聖批以決不可允後為教臣等竊伏思惟亦以決不可承順者不得不更瀆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倫紀也此固天經地義截然不可犯者而或有悖於斯者則無復為人之理不可容於天地之間矣珙以人子而先倡廢母之論以人臣而為賊徒所屬望則宜以公法直斷不可以私恩曲貸者也縱無與賊相應之跡固不可以屢鑪逼之地况藏印散銀與於甲子年造印而深藏於家中散銀貨而結兌徒於外此皆諸賊所供也之說顯出於兇賊之招倘不早為之所則 殿下之所欲全者適足以害之也 宗社安危國家存亡

所關非細伏願 聖明亟賜一俞 荅曰既已削職此外加罪予何忍乎卿等須勿更煩以安予心三啓不從○黃海道海州進士具穢等四十人上疏請以先正臣李珣成渾從祀文宣王廟 荅曰省疏具悉從祀孔廟事體極重不可容易當之亦不可容易舉之爾等尊師之心雖切不可輕論國家之典爾等退修學業勿復以此等事為言可矣自反正後已有此議館學亦有抗疏之意而論議不一故遂寢蓋論議不一者嶺南人也穢等再疏不許仍命今後如此之疏勿為捧入○戶曹請收公廊稅銀以補詔使之用不許○判敦寧府事李直彥以名出尹安亨之誣告上疏辭職 荅曰省卿疏章具悉卿懇兇賊與卿既無仇怨則必是前日慣聞名聲故有此援引耳伊賊以誣告已伏反坐之律於卿有何一毫未安之事乎卿宜安心勿辭○戶曹啓曰詔使時綿紬用處罔有紀極而一自兩西奴婢身貢作米之後無一匹收捧常時費用其價極重許多所用未由措備側聞黃海道遂安郡綿紬甚賤稅豆一石捧紬一匹則民甚便之云本郡甲子田稅黃豆盡為作紬以忠清道內浦稅豆直運于海州倉以償之何如從之○壬寅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率二品以上三啓曰自古未有人心危疑而能安國家者也亦未有公議沮喪而能全私恩者也臣等之日

三籲呼實是鎮定人心以安國家之計而 殿下強拂公議曲全私恩今已逾
年尚靳允從此所以人心日疑公議日激者也伏願 殿下亟從公議 答曰
曩日之事尚忍言哉既已削職斯可已矣但事係重大公論已發諸卿咸造日
三陳請勢不可遏予亦不敢強守初志姑且勉從出置中道噫此豈予之心哉
出置節目卿等與該掌相議善處豐其供億使其居處俾無未盡之事仍下教
曰啓辭中推戴一款勿為舉論於承傳○合司三啓 答曰已諭于大臣矣○
大臣又啓曰臣等伏觀 聖批已賜允後出置慶所令禁府速為舉行豐其供
億便其居處等事 聖慮所軫出於天理人情之極不勝感激此在本道本官
磨鍊施行慶所定奪後以此意下諭本道使情法兩行中外人心曉然知 聖
意之所在似當敢此具稟 答曰依啓○政院啓曰以賓廳啓辭已下出置瑛
中道之命而上年十一月臺諫始啓以絕島圍置今方論執出置中道之傳旨
不得捧之之意敢啓 答曰知道大臣與禁府堂上會議出置之地或以杆城
為便或以瑞山為便入啓稟旨 上曰從群議定之可也○都體察使張晚請
先送撫戎使李曙于南漢山城指授形便無察功役 上許之李曙出赴山城
多有施設故廣州一境益怨李曙至於僧徒遍於山城近處作弊萬端加以所

伐士大夫先墓樹木人皆嫉之○錦南君鄭忠信病命賜御藥○前郡守李麟

奇

重老之也

上疏極陳金尚憲正直出入行誼超倫而無罪見忤於

聖明疏入

不報○以金尚容為知敦寧府事李竣為司諫吳竣為掌令○卯時日暈兩珥

暈上有冠色內赤外青白雲一道如氣起自坤方直指東方夜巽方良方有氣

如火光○都承旨鄭經世左承旨鄭廣成啓曰天使禮單一事政院謄錄雖盡

散失而都監謄錄之在禮曹者取來搜考則如劉用冉登劉楊三起之行贈給

數目皆為載錄或由此少加減而大抵相公襲今當磨鍊不患無據矣仍更訪

問則頃間天使時自政院磨鍊而壬戌年梁監軍出來時戶曹始請與都監磨

鍊而用之云蓋以物件皆屬本曹有無多少自為商度允為便益故也今此冊

使時禮單戶曹亦將會同都監磨鍊入啓觀其所勘或有未盡之處則容臣等

詳察損益似為宜當從之○癸卯罷慶興府使權恂造山萬戶金汝銘蓋去

年冬奴兵取路於半朱

藩胡也

等部落行過柔遠之境擄去人畜而江邊列鎮不

為候望故監司李昌庭至是啓

聞請罷朝廷後之

○令平安道監兵使開錄

昌義兩府積勞將士可合擢用者以聞時奴賊新據瀋陽兵勢益盛有意西犯

往來遼陽故昌義之間枕戈待警者已久廟堂以為不可無慰悅將士之舉

上乃下諭於平安監司李尚吉兵使南以興曰義州昌城八年待變之地出身將官不避暑兩霜雪長在城上擐甲枕戈之苦思之可愍遠方之人未霑一命積勞抱屈枯項而死將士愁苦邊情解體脫有緩急難得其死力其中豈無智勇材力之士可合千夫百夫之長者乎兩府出身將官積年勤勞之人卿其開錄職名註其勤勞博採公議等第高下從速啓聞以憑收用○命揭帖致謝于都督府時封典完畢詔使將臨都督自以有尊奏天朝之功故備邊司請揭帖而致意 上從之即令修揭曰春和海晏恭惟督府大人體候寧謐不佞叨守藩維得免大戾無非督府幷轡之恩而今復皇鑑下燭實誥將降此皆聖天子覆育生成之大德實由大人親駐熒境導宣下誠之效自顧涼薄何以稱塞頃者奉償之臣謂尹毅立不謹跟候致有違言雖已究問其故薄施罪罰但念不穀特賴大人慈惠不克戒飭有此愆咎采增兢惕若隕淵谷茲專小价無達微衷不腆筐篚聊效芹曝○甲辰出置罪人珙於江原道杆城郡 上欲私見珙於內堂使人招之則珙對以罪人不敢入闕門終不肯來其實含怨肆毒而然也 上又私召珙之子海平都正佶引見於興仁別堂 上具道其迫於公議勉從出置之意而對佶涕泣悲不自勝一宮為之感泣焉佶曰臣父有鍾愛少

女今欲率往配所畏公議不敢耳 上曰率往可也稍待羣議之定夫人亦當許往配所矣 上又私以手札送於珙其書曰不能沮遏羣情事至於此漸負前言無以為心叔父何以知此間情事耶今此勉從之事非有一毫他意實是欲為保全之地耳此豈古昔王族有去無返之比哉姑待稍定即當召還叔父須念此言慎勿過慮蒼蒼在彼予不食言 上以手札下教政院使傳諭江原監司曰前仁城君迫於群情不獲已勉從姑令出置矣王子生長宮禁恒在富貴之中其居處飲食與外人自別若不豐其饌品安其起居則必難一日及過至於疾病調護亦所深慮卿其體予至意十分料理分付務盡善處之道頗頻進候檢飭能否如有怠慢官吏即行啓知予亦不時遣人廉察如有違誤當受其責不久予且召還勿復以尋常之人待之且外方廬舍想必狹陋官舍公廨中擇其便好使之入處亦為宜當臆予之此言出於肺肝卿其欽哉舉行形止一一啓聞○諫院啓曰國家大柄爵與賞而已爵賞或濫則倖門開而人心不服其為治世之累非細故矣今者慶德宮所入家基之主有加資還授之命政目一下瞻聆大駭此雖與納銀鐵木石而受職者有間而國家金玉之重秩不宜施於此等事豈無相當可授之典而乃以命德之器濫授至此乎請亟收加

資選授之命臣子之效勞於國家此實分內事固不可一一論賞至於些少服役之事尤不可越次以叙今者諸都監監造官皆蒙六品遷轉之命數月監董之任止於陞叙而已則可矣纔得一命遽出六品資格之規廢而僥倖之路開人不安分爭相圖占名器之濫甚矣上年兵變之時將領儒蔭之奔走於赴難者其勞勩之可嘉非此之比而賞格之施或止於陞叙或有全未蒙賞者今以瑣瑣董事之微而徑出六品爵命顛倒人皆解體請寢諸都監監造官六品遷轉之命 答曰慶德官即已移御則闕內所入家基之主不可不論賞監造官六品遷轉非今日創始新規自有前例並勿煩瀆可也皆累啓不從賞加事憲府亦論之不得請○以完平府院君李元翼為領中樞府事鄭昌衍為判中樞府事嚴惺為執義金堉為正言尹順之為副校理李堉為兼輔德李省身為修撰鷄林府院君李守一為三道統制使兼慶尚右水使安邦俊為司圍別提邦俊湖南人也為人有氣節少受學於成渾之門士論重之且尚慕趙憲嘗募抗義新編反正後屢授職名而皆不就○申時日暈兩珥暈上有冠色內赤外青四方有氣如火光○乙巳 上下教曰仁城今將遠離雖不久當還予甚悲惻達宵無寐治任遠行艱窘必多其令該曹春夏衣資米布優題送其子海平

都正信亦令給馬下送俾無中路狼狽之患又下教曰前仁城君非但氣弱且多疾病出去時送以駕轎之意言于該曹以禁府節目別錄又教曰衛行軍人勿為定送防禦一教亦勿舉行又命內官護行御醫膏藥隨往道臣護送於境上都事陪行○諫院啓曰今此貞明公主之第雖云自本家營造而若其功後則未免於勞民當此公私赤立之日踰越五十間之制其在國法宜有所禁况可煩民而助成之哉頃以搬運之遲至罷該官臣等方欲論啓其未安之意而聖心旋悔成命還收此實盛德事也請因悔端之數裁減公主第宅間架之數以嚴國法今此詔使之行實為吾東之大慶其所以承迎恩命者雖竭一國之力亦何所顧念但近歲以來年穀不登木花大無民力竭盡救死不暇許多費用之物何以辦措坐想四方遑遑悶迫之狀不覺心寒而膽裂也苟有少紓民力之道則雖國家關重之物亦可出捐而補助况其無用而有害者乎臣等竊念仁慶之宮剝民膏血經始十年反正之後即宜毀撤而今尚存之徒貽守直之弊窓櫺鐵物大半偷竊用餘材瓦日就朽敗今若撤毀殿閣并其用餘材瓦而和賣還給家基於本主則非但民心之悅服必有大補於迎接之用請付有司別擇詳明勤幹廉謹之人使之主管和賣之事延曙館舍每使畿邑臨急

經營倍費功力極可矜惻請撤給廊廡數間材瓦以減殘民一分之弊 荅曰
凡大君公主所居第宅自該曹營繕古例也今者其家以私力造成予心甚未
安而公家物力蕩竭故不敢言于該司矣自本家營造之事少無干涉於國家
而爾等每論此事欲間予親親之道其心所在誠不可測也若更為論啓則當
令該曹照舊例造給焉且仁慶宮撤毀事議大臣定奪延曙館舍所造材瓦令
該曹前日撤毀材瓦中隨便題給大臣以為仁慶宮創建出於生民膏血撤毀
之論可謂正直而但昌德昌慶兩宮皆未完全此宮似當仍存勿毀而若別堂
無益之處撤而補用無妨 荅曰依大臣議施行別堂不多亦不必毀散史臣
曰歷觀前史公子王孫第宅過制奢泰無度者鮮不免於鬼瞰之災終至於顛
覆可不戒哉 慈殿當光海悖亂之日備受危辱其時公主年已過笄而猶未
有擇對之舉及至今日始乃出閣則戒懼之心必倍恒人而纔逾一年便生盈
滿之意永安尉洪柱元亦未能隨事謹飭遂使山澤之利歸於冒占侵奪之害
及於閭閻堤堰土木之役皆因私事而貽害於民者多矣人爭譏切而 慈殿
溺於所愛 主上專於奉承不念民間之受弊可勝歎哉○丙午遣左議政尹
昉觀象監提調徐滄繕工監提調申景禎禮曹察判李顯英等奉審 昌陵修

改蒞草○命舉義武士及弘濟院來赴之人并限年給復初反正時同寮舉義之人頗以不得酬功為怨至是錄勲都監啓曰舉義同寮人等不顧赤族之禍以致撥亂之勲竟不得一命之官錄用一事前後傳教不啻丁寧而絕無收用之期當初長湍軍人皆蒙十年復戶之典舉義武士朴應昱等及弘濟院來寮之人并為限年給復以慰其心上從之○副護軍趙翼又上疏請勿罷大同之法 荅曰省疏嘉爾盡言不諱之誠所陳之事不無所見然業已停罷似難更議矣○諫院啓曰臣等伏見公主第宅結構方張堆積材瓦別置柱礎較其大略幾至數百間呼耶杵築之聲達於遠近宛若昏朝時宮闕之後臣等行過其前不覺心寒以為當 聖上憂勤儉約之日豈宜有此侈大踰越之舉乎

聖上所以給材造成固出於親愛之至情而深居九重必不知僭踰之至於此也 聖上自即位以來未嘗勞一民動一役而在下之人不體 聖心若此况今新去於亂公私赤立詔使將來舉國遑遑尚何心於高宮廈室侈大自奉似若大平無事之時乎臣等之論啓者欲 殿下之禁飭而已臣等雖無狀豈敢間 殿下親觀之情哉第以法制有定間架有數河南茅宅在所當問故論斥其過使自知改而 殿下乃以其心所在誠不可測更為論執則令該司造給

為教是

殿下勒臣等而使不得言也

殿下虛受之量漸不如初言或逆耳

輒加詆斥夫以千乘之尊和顏色而受之尚或有不盡所懷者况以雷霆之威而震撓之則雖有大於此事涉危亡之禍者誰肯發一口言之哉請勿以臣等無狀而廢其言更加轉圜之思益盡如流之量亟下禁飭之命俾遵 祖宗之

定制

答曰公主第宅營造之處乃是

中廟朝駙馬光川尉之家基也計其

古昔間數幾至三百有餘間而今者本家欲造百餘間比之往昔未及其半矣今此造成間數予猶以為狹小爾等如是煩執爾等之意宗未曉也况自本家營造之事於國家少無損害而爾等今復更論尤極過矣予意已諭勿為更煩累啟終不從之○義州府尹李堯棍打毛營將官朱莪時等蓋憤其侵擾於村間也毛營之人皆盛怒曰獐子叛了天朝殺害天朝人是自然之理朝鮮則恭事天朝素稱禮義之邦屢官不遵法度打我標下人禮義安在是不有天朝與本鎮也歷聞古事絕無如此之理爭言於差備譯官秦智男輩曰爾說與爾國官且為啓聞于國王云又有將官陳繼盛等數十人聚訴於毛都督曰天朝乃父母之邦朝鮮為子孫之國而屢地邊臣擅打天朝人是不有天朝不有老爺也往在萬曆二十年征倭之日天朝軍馬斃于朝鮮帑金糧糈耗費者不知

其幾萬麗臣固念已往之德息以老爺借居一塊之土讐視天朝之人擅打不
忌宜老爺拿致節制使任意處之都督即移文于監司李尚吉責以是事尚吉
啓聞曰漢人之近日被困於我邊者非止義州或着枷或牢囚燒死於碧潼者
八人杖斃於黃州者五人宜速毛帥之怒自是之後督府將士等亦多憤恚氣
色頗異於前日臣亦無如之何矣廟堂之議或云宜遣李莞職以慰毛營之心
或云不可以都督一言輕適西門重任於是只削一資○全羅監司李溟上疏
自陳被誣之事 荅曰觀卿上疏具悉卿意卿無一毫所失宜勿控辭嚴治此
獄亟正其罪時湖南人心甚惡故方伯守令有一不合意則輒陷害焉南平縣
有殺人獄溟猛治之故有數三無賴人潛告于勳臣言溟已有反形云勳臣亦
知其出於搆陷不以為疑至是溟陳疏乞解且辨被誣曲折○以同知中樞府
事韓汝澂為毛都督接伴使○備邊司與戶兵工三曹及裁省廳會議請以兩
西貢物價五結收布所餘移給海西其人之價又於湖西每結出米四升雇立
皂隸二百十四名 上從之○丁未禮曹啓曰 王世子冊封事當據例奏請
別遣使臣或順付於謝恩使或冬至聖節使議大臣以定何如 荅曰世子冊
封據例奏請未為不可但兩天使纔過而繼有詔使之行則赤立之民決難支

堪徐待後日更觀民力而處之可也○以趙希逸為禮曹叅判李顯英為大司諫嚴惺為執義俞伯曾為應教羅萬甲為修撰○戊申諫院啓曰甘浦萬戶朴夢亮當賊造犯京之日與原州中軍元克誠及武士李時蕃領兵到揚州地聞賊入城與時蕃誘脅克誠曰此正立功名之會也不可不往迎矣克誠厲聲斥之終始不許夢亮時蕃率其兵馳入城中至於叅逆璉之搗赴鞍峴之戰賊敗之後逃還厥土一道之人莫不痛嫉而只以人微地遠久致網漏公論之發亦已晚矣請夢亮時蕃按律定罪 荅曰朴夢亮等若有如此之罪則上幸必無落漏之理勿為更論累啓 從之○遣內醫者完平府院君李元翼病○慶尚監司李敏求啓聞請擇有名望新進文官各置提督於都會府委以作成之責事下禮曹而不果行○以李蔡為承政院同副承旨俞伯曾為議政府舍人○三月朔己酉夜北方良方異方有氣如火光○毛都督移咨請鑄錢通貨備局以為不可卒然行用不許然都督因此屢求銅鐵○庚戌平安道昌城一境癘疫大熾戍卒多死邊臣以聞遣醫官賣藥往救○司憲府囚貞明公主宮奴是時公主方營第宅大起土木之役運石轉木絡繹道路縱其宮奴投人墻砌至於辱及士族婦女故憲府不待論啓直囚其宮奴人多快之皆以洪柱元幸少

驕駭不遵法制為咎而柱元略無畏憚之意○夜東方巽方有氣如火光○辛亥命除濟州貢獻闕封者追徵之令蠲大靜巫男巫女稅布先是濟州人金孝義等上言曰本州僻處海外貢獻舡路動經數月間有漂沒之患御供闕封居多追徵之弊無歲無之且大靜所在神祠則革罷已久而稱以巫男巫女稅布年年徵捧民殆不堪伏願俯察遐氓之恫以除無窮之弊尸曹請從其願故有是命○憲府啓曰外方科舉之設其弊莫甚試官之行驛路疲弊差備之任列邑曠職紙筆之用供億之費都會之官必致蕩竭如增廣式年之科不得不並設於內外也別試之科自有咸聚之規當此民力匱竭詔使方來之日何必重貽大弊於八道哉請別試初試咸聚京中取之雖兩界武科初試依兵曹加定之數設行於其道事令該曹更為定奪施行 答曰外方設科其弊誠然但許多舉子廢農上來亦甚有弊勿煩又啓曰流亡絕戶之逋欠分徵於隣族戶內者此為民間之巨弊而所當變通者也况兩西之民偏受防戍之苦又值詔使之行凋弊莫甚太半流亡又從而責其逋欠則餘存者亦無支保之理極為可慮請平安黃海兩道甲子以上貢賦逋欠及管餉所掌諸邑未納之物一切蕩祿以蘇西路之民 答曰令該曹量處該曹以軍餉匱乏為難請議大臣大

臣以為宜待秋成徵捧使民力得以少紓軍餉亦不至乏 從之○憲府啓曰

黃海監司權帖因都督發賣事將接伴使前後移文出示差官以致都督莫怒使國事種種生梗償官之見忤於衙門有不暇論而其顛妄誤事之失不可不懲請命罷職 荅曰權帖難免誤事之失而此時方伯之任不可輕過勿煩

三啓乃

從之○壬子諫院啓曰司饗院之設取各道進上之物以供各殿御

膳也今者宣惠廳只捧畿邑進上之價備納市上新鮮之物欲省官吏封進轉輸之弊而已特一進上也 列聖之慈愛友于之情何嘗小畜未聞有為大君

公主加定進上之時誠以名分不可僭而幾微之際不可不慮也一日一鮮雉

物雖微所係重大孔子之惜繁纓豈欺我哉請還收公主房進排鮮雉之命

荅曰公主家所送鮮雉吉禮後似當減下而為 慈殿軫念之意仍為送之一

日一鮮雉為物極微雖似規外庸何傷乎更勿煩瀆累啓始 從之○上畫講

孟子子資政殿知事鄭經世曰臣心有所未安者敢不盡言乎近日 殿下之

待臺諫略無虛受之量事若不可從則委曲開諭可也何必以嚴辭峻旨摧折

直氣哉公主第宅一事蓋臺臣愛 殿下而發此論豈有欲間 殿下親親之

意耶往在光海朝公主婚嫁過時一國臣民皆懷憤鬱今者 聖上敦睦之義

廷臣孰不感歎但歲飢兵亂之餘營第太侈募軍董役弊及閭里搬運木石絡繹四街道路觀者皆以為復見廢朝時宮闕之役臺諫安得默然而已內奴復戶之弊臣亦曾陳達矣頃者自上有所諒曹仇視內奴之教臣僚何至仇視內奴而乃有此教乎 宣祖大王即位初年出內帑構一書室其時王堂上劄以諫則 宣廟不聽有一臺諫曰 殿下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此乃指紂之辭而 先王不以為罪可見聖人包容之量矣然猶 先王末年大不如初年今 殿下則即位纔二三年已不如初臣實憂之 上曰公主第宅方自 慈殿造給非永安尉之所自建也予當自公家營建以給而因國儲蕩竭不果焉心甚未安今者 慈殿聞此論至使停役予益不安于心矣檢討官羅萬甲曰人臣有懷何敢不達乎今者仁城之出去駕以屋轎云雖曰王子之貴今為罪人安得如是乎先海以廢君亦不得駕轎則何獨於仁城如此哉至於監司護送都事陪行亦未妥矣又曰人君之所慎者賞罰而已頃者疏放之時擔當廢論附托權奸者至被放釋一番隨叅者亦不蒙赦此可駭也以尹暉貪虐縱吏之罪亦在放赦之中而臺閣不論臣謂臺閣之風漸不如前日而私情太勝也

○癸丑諫院啓曰近來守令怠慢御供上納之事專不用意司菓寺米豆零星

分定蓋欲取精之意而反致闕封或至苟且代進殊甚未安農時守令雖難逆
易請令該曹查出堂上以上則降資堂下則決杖管門監司亦難免不能檢飭
之失後重推考 從之史臣曰臺諫受人主耳目之責正君違糾官邪乃其職
也今日可言者何限而屑屑於米豆之精麤貢物之遲速至於第宅踰制加資
濫觴之論不可不力爭而遽爾停止今之臺諫可謂不知本末者如此而欲望
人君之敬憚不亦難乎○上下教曰上年逆适之變將士恒怯列郡風靡賊騎
所向無人遮截李重老等獨以貫日之忠奮累革之志不顧強弱冒刃當前死
而後已其忠勇義烈千古罕有予嘗念之擊節稱嘆頃者重老之父麟奇因事
陳疏見其官銜只為前郡守以如此忠烈其老父尚在散地國家酬報之道豈
可如是哉麟奇令該曹陞授實職以慰重老之魂李聖符老母及兩人妻孥亦
令所在官優給米布俾免飢寒此外其時戰亡將官妻子亦一體施行○戶曹
啓曰天使時當用十萬兩銀欲以三結四結之布換買市間而此令一下銀價
倍踊一任市直則價惠不足從價略備則必致窘辱百爾思量只有一計都督
久在我疆事同一家今若專差善辭開陳曰從前用使所需之物必賦於民而
我國兵火飢饉之餘公私赤立願貸老爺軍需三四萬銀子以為詔使之用後

日還償當以米參云則必無不許之理我國貧乏之狀使都督知之亦無所妨
事係閭迫出此不得已之計請議大臣處之大臣皆以為便上許之○錄勲
都監請改撰功臣柳孝傑文晦等教書後之時錄勲多雜流年少名士撰出
教書者頗有譏嘲之詞故有是請○以權盡已為黃海監司盡已性本迂拙別
無方面才局而持身清約不喜交游人以此許之鄭廣敬為掌隸院判決事崔
規為大司成俞伯魯為議政府舍人李馨遠為弼善李如璜尹墀為副修撰○
夜良方巽方坤方有氣如火光○忠清道忠州洪州保寧黃澗等地癘疫大熾
人民死者各七十餘人令本道監司送醫藥以救○甲寅上朝講益子于資
政殿大司諫李顯英曰人君權柄爵賞而已自上反正之初懲於廢朝頗慎
惜爵賞不幸迺變之後扈後加資厥數甚多陞秩之類不可勝計又有振武錄
勲而濫觴已極况既錄之後或稱先登或稱力戰或稱有勞紛紜追錄錄之又
錄至於未參勲籍者則授以加資大槩以功罪相準則允勲亦無功况其部曲
乎非但此也臣等頃日所論慶德宮基主還授加資及都監監造官六品遷轉
之事莫非官方雜亂之患至於公主第宅之踰制則係干僭越臣等初不欲停
啓慮涉煩擾今姑停論矣既往不可追來者宜可戒上曰此後則當留念焉

領事尹昉曰臣再侍 王世子於冊禮之後則世子岐嶷夙成講學之際深解
旨義誠一國臣民之慶 祖宗社稷之福也冊封奏請不可遲緩臣等欲付謝
恩使之行自 上以民瘼為慮不即允從臣等之意不如從速奏聞 上曰此
非急急之事今番接待詔使亦恐民力之難堪况年年酬應詔使則何以為國
乎姑待後日執義嚴愷曰自李元翼之遞任首揆久虛誠為未安臣曾見廢朝
時三公俱闕而晏然度日矣伏願早卜賢德允副蒼生之望 上曰近當卜之
矣○大司成崔覲上疏辭職 答曰省疏具悉爾才學之堪此任爾其勉之不
變士習覲素無學識又事雜術而性且昏認望實不孚故及授國子之長士多
失望○乙卯黃海監司權帖請以本道文武大科合設於漢城試蓋詔使將臨
而州縣多事有所妨礙故也朝廷許之○備邊司啓曰臣等往弘濟院試放地
雷砲則規制甚好自地中埋火繩連鑿透發若用之於戰守則必大有益令西
路戰守慶速為造成以為緩急之用 上從之○諫院啓曰及第尹暉頃在昏
朝夤緣緣吏之罪雖與兇黨之譁張謀議敗倫病國者有間今蒙曠蕩之典至
於全釋則物情深以為駭請命門外黜送內需司推刷官等橫行八道作弊無
窮臣等尋常痛憤今者取見全羅監司狀啓則長城縣監洪振文牒呈云推刷

官及書負等行到列邑稱以御覽冊衣錦價勿論奴婢老少物故每名各徵一匹布久遠逃亡者徵於隣族他婢作妻者則別徵二匹長城一縣所徵至於四十四匹全羅一道內奴幾至萬餘名每名一匹則已為萬餘匹罰徵之木亦不下數千匹以此推之則他道皆然請令諸道監司摘發啓聞令該曹科罪其所徵之物查給本主或計數屬公補用於詔使之行 荅曰尹暉既已放釋勿為已甚之論可也且全羅道奴婢僅千餘口云洪振文萬匹之說誠為虛妄屢數雖不多令該曹屬公未為不可他道推刷官未必舉皆如此然其中尤甚作弊者摘發重治憲府亦論尹暉 上不從○上晝講孟子于資政殿○丙辰 上下教曰延興府院君金悌男一家酷被慘禍靡有孑遺言念曩事不覺酸痛其時幸得脫免者只金天錫兄弟云其令該曹相當實職除授天錫即延興之孫也闔門誅戮之時有一族人潛引天錫而出使之祝髮為僧故人不知天錫去處皆以為已死 慈殿復位天錫乃出○諫院啓曰司饗院漁夫為畿甸罔極之弊當此革舊鼎新之日所當比前節省而司饗院無端加定蘇魚葦魚各至二千束之多舉一可知其他上供多減而責民有加其無謂甚矣請司饗院當該堂上郎廳並命推考 從之○憲府啓曰公州牧使宋興周起自白徒殘有可

紀之績而濫授大州當時物議固已驚駭矣為渠自處之道所當恪勤奉公之不暇而乃反驕蹇放肆至於奉使之臣多被侮辱且淫奸府妓略無顧忌不成官人體操為一境朝咲之資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命罷職 荅曰此時善治守令不可輕適勿煩累啓 從之○以尹毅立為刑曹叅判趙翼為刑曹叅議李基祚為吏曹佐郎○上書講益子于資政殿特進官李貴曰臣老安性急不能逢迎故頃者言及相臣傷損體面多矣臣願退休有時造朝以效補闕之忱而已 上曰前日已諭卿以改過之意耳貴曰尋常朋友之責固當知改况 聖明之教乎然臣無此病則將何物以事 殿下我頃日東宮冠禮時臣獨未叅於賀班臣不勝戀君之情臨江作歌以寓臣懷此乃戀君曲也貴仍涕泣不止仍曰臣願一拜於世子而退去 上曰卿雖即日見之何妨貴曰 殿下頃以輕君父蔑朝廷為臣罪目而臣之本心不過朱雲之辱師傳也 殿下所教輕君父之輕字乃敬字也 上曰卿今又妄發矣貴曰臣在江外聞之金尚憲以言獲罪不得受點去人見尚憲之退皆將杜口不言矣尚憲乃朝廷上無雙之人也 殿下若踈此人則媚悅之風必將大起矣知事金瑩曰李貴之言是矣尚憲若在朝則惡人不敢立於朝端矣 上曰予亦豈有他意欲使尚

憲改過為盡善之人矣○丁巳 上畫講孟子于資政殿兵曹判書徐潛請於
迎詔舉動時徵召扈衛軍 上曰扈衛本不關重而且當農時其勿徵召○戊
午 上畫講孟子于資政殿特進官張晚曰奴賊形勢不可以朝夕期其緩急
今之西路巨弊蓋在於客將之多也若以都元帥開府於平壤仍兼監司以兵
使兼副元帥則其實監兵使而名號差重矣 上曰予意亦以為便但今詔使
將至不可適易當於詔使回還後即行此計矣 上又曰頃見使臣馳啓則今
來天使兩人俱納賂而出來去未知何以接待也若多出物貨使我國換賣則
尤極難處聞中原士大夫雖負尚書之望者亦事行賂云今日中原之事極可
慮也○己未 上朝講孟子于資政殿叅贊官崔鳴吉曰古語曰雖有仁心仁
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我國法制如此難望其治平况當今之
事可謂有體而無用矣君德則雖盛而外間之事無足可觀知事吳允謙曰鳴
吉所謂有體而無用殊未妥也若有體則當有用豈無用乎自 上先立其本
任得其臣則政化自明矣司諫李垞曰我國法久弊生無可守之法矣鳴吉曰
李垞之言是矣不改法則無以為國時鳴吉有意改易弊法而自 上不許諸
老臣亦不欲故未遂其志有此陳啓右議政申欽曰崔鳴吉李垞之言誠然矣

我國大典條理井井而立國既久已閱數百年今則只有大綱而節目已壞士大夫間未聞遵守此法者也今之弊法自 上改革可也如欲改法則得人為本如臣者何敢當也 上曰當改者何法耶申欽曰何法可罷何法可存臣不得卒然陳達而或法久而弊生或古今之異宜者可以改之鳴吉曰凡法簡約然後可行既改之後君臣上下固守為宜 上曰 祖宗朝制作甚美而後之人不得守之終以為難行之道甚可嘆也大槩 祖宗之法不可卒變也鳴吉曰程子論治道曰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蓋為變法而言也是以變其治者為亂變其亂者為治先正臣李珥在 先王朝最承恩遇欲行更張之道而朝廷不許故不得行其志而歿 先王末年頗思李珥之言云今者自 上教曰 祖宗之法不可卒變此甚不可也 宣祖則與柳成龍創設都監軍東伍軍蓋閔其軍政之亂也此法非 祖宗之法而 宣祖則行之允謙曰法久弊生則改其甚者亦一道也而大槩變更之事不可不慎臣意以為得人以任遵行 祖宗之法可也講罷召見各司輪對官○正言金瑋與大司諫李顯英將停尹暉門黜之論發簡以問獻納金槃正言李景義初以為宜議于憲府偕停更謂不可旋啓旋停持平李景容與金瑋遇於臺廳亦發簡將停大司憲洪瑞鳳

掌令吳竣尹衡彥皆以為宜停金墾見金槃等簡道乃引避兩司皆避執義嚴
惺處置請遶金墾又以司諫李竣避辭是非不定遶之其餘皆請出仕 上謂
金槃李景義前後異辭並命遶之於是李顯英洪瑞鳳以下皆以遽停重論再
避嚴惺亦避正言李景奭請並遶 後之○全羅道暗行御史朴炆啓聞長興
府使李廷括徵斂之罪 上命拿鞫○以李植為禮曹參議徐景雨為承旨李
潤雨為輔德鄭百昌為應教鄭世矩為弼善俞伯曾為副應教李惟達為持平
李昭漢為副修撰趙琦為慶尚道右兵使○庚申江原道監司趙存性請以杆
城郡甲子條田稅三手糧未及輸運之數以為珙支持之用事下戶曹戶曹以
為不當許○以鄭百昌為司諫權濤為獻納金光炫李景奭為正言○上畫講
孟子于資政殿 上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何事為難耶參贊官崔鳴吉曰富
貴不淫尤難矣以匹夫固窮於簞瓢者則或可得允於經史中至於富貴已極
而終始不淫者罕矣知事李廷龜曰此人君所宜警省處也蓋人君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則多生流蕩之心以此至於亡其國而喪其身矣 上曰威武不能
屈似難而此謂易於富貴不能淫者何耶廷龜曰慷慨殺身從容就死果為難
矣而或激於一時之意氣不畏刀鉅鼎鑊者有之 上曰富貴者人之所易忽

不自覺其流入故不滯極難而予以為威武不能屈尤難矣自古伏節死義不
得多見其於國家革世不背舊君不事二姓者豈不難哉廷龜曰今者詔使之
行必有中殿冕服若然則中殿自內有祇迎之事 慈殿亦當有儀禮但不在
五禮儀中請考出實錄何如 上曰自該曹詳議定之可也廷龜曰郊外舉動
例有 王世子隨駕之事至於謁聖祭享之時亦有此規而但今世子冲年務
學寸陰可惜至於觀武才等事尤不宜隨駕 上曰卿言甚當何必隨往乎○
辛酉憲府啓曰往在光海時諸官家士大夫各司貢物爭相防納倍蓰徵歛又
從而差人外方掠奪財富生民之蕩析流離者在在同然今此詔使時外方應
納之物倘踵前習復有防納者請一一摘裝繩以貪贓之律 從之○ 回答使
鄭豈姜弘重從事官辛啓榮自日本還泊釜山啓聞曰臣等募求被擄人一百
四十六名蓋太半湖南之人及到我境糧絕呼冤亟令該曹發還原籍俾無留
滯之患云○ 毛都督票下將官易承惠遣手下軍兵招諭遼東千山寺僧祖寧
祖寧率寺僧二百人真謹一人驢馬共二十餘匹一時渡江義州府尹李堯見
祖寧使譯官盤問賊情則祖寧荅云奴酋頃間用兵錦州衛多被敗殺第二子
傷死今則賊兵不過二萬自知失勢搬移瀋陽云朝廷聞之或以為祖寧媚悅

之言不可取信○壬戌下諭於兩西監司戍卒妻子並勿責以詔使時徭役以示優恤之典從廟堂之請也○下穩城府判官張滉獄先是賊騎橫行于邊上掠人而去澆視之尋常不即傳通故北兵使啓聞其罪遂命拿鞫○備邊司請以平安兵使南以興兼黃海等道巡邊使以摠二道入防之軍如遇警急則使得通制海西 上從之○以李馨遠為執義嚴惺為校理金增為司書○上書講孟子于資政殿 上謂吏曹判書金瑬曰古之臺諫有七年居位者今之臺諫無七日在職以久居清職為苟且習俗之浮薄一至此矣瑬曰誠如 上教近者三司頻數遞易故為政之日甚多或一人一日之內至於再遷三遷矣○行副提學崔鳴吉上劄曰日昨筵中緣文生意轉入治道大臣遂陳隨時損益立經陳紀之請甚善意也修明弊政丕開新化之機置在於此而 天意持難未蒙允可臣誠缺然大失所望不圖明良際會千載一時而事之不如意者乃如是也我國家法制具載大典備細詳悉皆可為法而行之既久視為尋常大小臣僚一任私情於是大典為虛套而國無法矣今欲復 祖宗之法而但此書之刊已過百年或有窒碍而不可行者或有晦奧而不可曉者其後又有續錄則尤為煩複有難適後只為吏胥弄奸之資且我國喜用

前規凡出於一時之謬例者踵而行之視為成法不敢更改其謬尤甚臣謂宜
取大典及續錄等書更加刪定凡窒碍者變而通之晦奧者疏而明之廢墮者
修而舉之刪其煩複而補其遺漏至於京外大小衙門各有一切之例使人人
奉行而不敢違越可也今之尤甚類廢者有三曰官制也田制也兵制也三者
之中官制尤為緊急若不變通斷無致治之望試略陳之今備局專主國政而
政府為閑局政院只管出納而承旨為一該吏別設都監而本司反歸剩官數
逆官負而省寺有同郵舍不管文書而吏胥得以弄法職多無帶而無專責之
實事歸曹司而無分職之意課責不明而瘠曠成習俸祿太薄而廉恥易喪此
皆官制之弊也我朝自廢署事之法三公無論政之所於是別設備局以宰臣
之知軍務者為堂上以武班之識字者為郎廳以為酬應邊務之地其制略似
宋朝之樞密院而朝家政令無所裁斷不得不並歸備局自此贊成叅贊為養
病之地舍人檢詳為伎樂之司其舛謬甚矣我國之人浮華無實翔臺閣專
不事事自謂清流而機衡之重反付無物望之宰相略識字之武夫如是而望
治道之成不已左乎宜遵 祖宗之法復署事之規然後政令出一而紀綱立
矣或者必以大臣權重為後日之慮此則不然主聖臣良則權重不足為嫌君

昏政亂則天下其無沛公者猶以此為慮而必欲分大臣之權則宜倣唐宋舊制將備局改稱門下省以三公兼領門下省事贊成參贊無知事又擇諸練治體者二負稱門下省左右僕射俾行有司之任舍人檢詳極擇堂下有計慮才望堪日後大用者兼門下給事中代行郎廳之事則名號既重事權自別庶有朝廷體面矣且今之承旨即古之侍中尚書令而中朝之內閣也國之大小文書莫不關由於此凡政令之利病君德之得失大臣臺閣無由得聞獨承旨知之其任之重為如何而今之物望反在三司之下只得奉行文書而已鮮有論執之事此又謬之甚者也臣謂極擇時望以充其選頻賜顧問以重其權使之隨事封駁密贊王猷與政府相為表裏斯可也歷代舊制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謂之三省若如臣言則不至大段變革而舊制之意實寓於其中矣今日政事之頻煩皆由於臺諫之數遽亦由於小嫌之皆避朝遣夕改有同兒戲誠可恠也臣聞祖宗朝臺諫雖有推考亦不避違使兩司互相裁減云可知避嫌本非祖宗之制也且或偶感微疾略有難便爭相引告如恐不及尤為未安陽城居諫職七年中間豈無此少疾病韓愈至作爭臣論以譏之而亦不聞以此引避也且古之言官各自論事故人人得盡其所見今之臺諫凡有

啓辭下吏持簡通奔走各負之家必待歸一然後啓之以此動被拘礙不敢盡
言一有違誤鬧端紛起朝著之不靖職此之由今宜悉做舊制勿為避嫌勿為
呈告凡有所懷各自陳啓惟大段舉措朝議僉同者方為合啓則謹言日聞而
且無紛擾之患矣至如朝臣之有經學者置之經幄專責輔導君德有華藻者
置之詞掖專責代撰王言其他隨其才智分置各司專責一任勿為兼管勿為
遷動其有異績者各於其司以次陞遷且諸司之不緊者合而一之負額之太
多者汰而去之而又別設散局多其負數而少其祿俸凡積仕年老無田可歸
者實有疾病解職就閑者有才慶散無窠未遷者皆置于此一以存酬報之意
一以為錄用之階或有奉使差祭等事皆以此填差則在職者無曠闕之患失
官者無落魄之嘆矣外方則監兵水使皆許帶一州令各食其地之入而置文
臣判官察其細務防其縱恣則有久任責成之效而無侵奪列邑之弊矣若乃
軍政則揀精壯而編束伍除老殘而收價布寬其役而反逋逃教之藝而致精
練田制則改量田而收漏結復大同而均民役禁立案而抑兼并除免稅而廣
賦入此其大略也大抵今世之人以清曠為高致以勤幹為陋俗以循私為厚
風以奉法為薄德以數適為榮華以久任為苟且以關節為法典以浮議為公

論此等風俗若不丕變則雖 聖明在上名賢滿朝不過為江左之偷安宋朝之委靡良法義政亦無所用之矣 荅曰省劄具悉深嘉卿惓惓之忠予敢不 服膺而力行哉但事多更張似難猝變當與大臣議處焉○癸亥延平府院君李貴請往益山地行父母墳焚黃祭 荅曰卿趨即往還後因會盟之舉命留 其行是時李貴以侮辱相臣之故新經罪罰自許擔當國事而常在散秩又以 功績與金塗等而塗獨蒙寵擢貴鬱鬱不得意時或往來江上自是與金塗大 有隙焉今日之請往益山者亦由於不平也金塗李貴以同功一體之人不相 和協故好事者為之語曰琉球國不知云○同知經筵鄭晔病甚上劄乞解 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卿宜勿辭調理察任時士林朝廷皆屬望鄭晔而晔病甚 人皆憂之○以具百齡為大司諫金柱宇為持平○甲子大雷雨 穆陵滋草 崩壞廣可五六間階砌下補土亦濃潰幾十餘間即日遣中使史官奉審禮曹 請行慰安祭○右議政申欽與觀象監繕工監提調禮曹堂上奉審而來禮曹 以日月拘忌請待八月修改 上命議大臣大臣以為不可遠待八月 從之 ○諫院啓曰 穆陵陵上崩頽在於十四日曉頭而今始來報雖緣雨水之阻 遲滯之失亦兩難免况階土之濃潰必有其漸非一朝所可暴潰也其常時不

能審察預為防護之罪不可不懲當該陵叅奉請命拿鞫 後之○上畫講益

子于資政殿 上問南漢城役於特進官李曙曙備陳形勢之便好功後之浩

大則 上惓惓賜問而當此春霖作災之日不及於稼穡議者惜之侍讀官嚴

惺曰今日之雨誠大變也凡兩夏潦則秋旱春潦則夏旱今年農事可慮自

上近欲觀武才於郊外此非其時伏願退定於秋間 上曰此言是矣但近來

武士怠慢予欲親臨試才為勸獎之地予豈有意於逸豫也○乙丑正言李景

奭啓曰諫官者人主之耳目也人主而不親諫官則是耳目蔽而聰明塞矣如

臣譴劣固不足以稱是職而願念遭休明之運處臺閣之位者豈皆尸素之徒

罷軟之流哉古之極諫者有面折廷爭者有及雷牽裾者誠使一曝十寒堂陛

千里則雖欲面折廷爭何可得也即今 明良際遇千載一時而諫官得邇清

光惟在於朝廷身為諫官而當玉色天臨之際袖手遲回不亦違於古者叫閤

之義乎若值晝講則直入啓事之請曾已蒙允行之一年旋即停止政院之稟

達還為文具臣竊歎惜固知筵中辭說或長日昃居多玉食不以時引接有未

遑而常親諫官都俞吁弗於一堂之上誠盛德事也所不可廢者也况朝廷則

大臣筵臣兩司特進官咸造焉經幄講廟之餘朝廷之闕失外方之民隱各陳

所懷則必多日聞所不聞之益矣請自今頻御朝廷克體不息之道常接諫官
老益恢虞受之量如值晝講則臺臣直詣閣門外政院稟達許即入啓榻前永為
恒式 從之○慶尚道暗行御史李敬輿馳啓極陳道內民役煩重收布色目
多至六七一時徵督而且值木花大無女工全廢故一匹之布直米十二三斗
民不堪命流徙載路詔使時所用固難輕議三稅作木宜減匹數且停其半以
待秋成庶可少寬民力又言叛主豪奴投屬內司乃曩日失人心之一事反正
之初皆令還給人皆鼓舞今聞內司官負稱推刷下來 聖意必在於一番明
查以絕民患而遠近惶感咸曰內司委差復來矣一道譁然難以戶諭宜撤還
差人一委推刷於本道詳覈成籍收貢上送永為恒式以昭清明之德戶曹覆
啓只減稅布半匹而限以木花興產不許延待秋成內司事亦無所施議者惜
之○以崔鳴吉為大司憲洪瑞鳳為副提學李垓為司諫鄭世矩姜大遂為掌
令朴潢為檢閱辛啓榮為持平金蓋國為謝恩使柳舜翼為副使南宮檄為書
狀官張自好為聖節兼冬至使趙埴為書狀官金塗以吏曹判書自擬謝恩使
首望 上乃命加望而蓋國受點人頗不直金塗之自擬而憐蓋國有八十老
母而不免焉史臣曰古之列國交鄰通价必擇專對之才使非其人春秋譏之

況今日銜命上國其任顧不重歟一自違路阻絕海道險遠人多厭避每充以失時之人張自好乃昏朝繼史之臣南宮檄趙墳皆洙迹奸兇之徒而亦膺是任時政之不公一至此哉○丙寅憲府啓曰賞以勸有功有功不賞則何以勵世去歲鞞峴之戰金慶雲李希建俱以左右斥候將忘身力戰摧折賊鋒竟成大功則所領邊郡健兒亦有賈勇先登之功而金慶雲中允捐軀李希建口不言功以此兩將麾下未蒙酬勞之恩不無沙中之偶語況西塞待變之際宜有激勸之方則豈可使赴難效勞之人終始埋沒未參原後之列乎若今李希建據實以啓非但龍川之人可以明查金慶雲所率宣川之人亦知其姓名請下諭于龍川府使李希建使之從速馳啓以慰邊人之心聖人作易以坤上乾下為泰者取其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是以古之圖治之君大開言路使小民皆能自通若使下情不通則為易之否卦也況今新化之日革弊之舉專在於民情之上達則豈宜有所沮遏以缺遠邇之望也頃日沔川儒生俞應時之疏政院初不捧入其後遂安儒生洪應天等自遠方來瀝血陳疏其情戚矣政院又不入啓使之落莫而歸其意殊未可曉色承旨請命推考自今以後外方上疏雖有狂言妄說皆令捧入俾無言路

杜塞之弊 從之○丁卯諫院啓曰仁政以恤民為本而恤民非他去其為民
弊者而已姑以虎豹皮之弊言之應納之數歲不過數十領而各道冰定過於
三百邑其數當幾何當初設貢之意本欲設機穿攘虎豹以除民害而其流之
弊未免於斂布而買之一皮之價至於四五十布而不過為帥臣私用之歸豈
宜於發政施仁之日乃以不急之徵斂重困吾民而無所變通乎請進獻豹皮
參酌應納之數輪定各道而蠲其羨餘以施一分之惠 答曰此事本出於為
民除害之意各邑誠能設穿捕授則似無其弊而若有如此之弊令諸道監司
參酌一年應用之數輪回分定徵布之弊亦為痛禁可也○毛都督以李莞打
殺漢人其怒未解平安監司李尚吉呈文督府備陳李莞徒知部曲擾害有違
老爺恤民之心而不自知亦失小邦事大之義寡君震怒欲拿問施律而第春
陽方亢江灘甚淺荷戈待變不以水泮而可弛臨陣易將亦是兵家深忌茲以
鑄削一級以治妄作之罪都督大喜即回報曰李莞原係忠勇之輩妄行杖責
蓋為下人所誤實非其本心邊地重鎮非莞不可願委曲回奏復其原職云○
命東陽尉申翊聖往書永昌大君碑文蓋因 慈殿之教也永昌大君璣年八
歲被奸兇搆捏光海囚于江華府使宮女二人隨往 慈殿造送一衣永昌拆

視之則衣有污點。慶問宮女曰：「新衣何污？」耶宮女曰：「此乃慈殿淚痕也。」永昌揮涕嗚咽。厥後光海命拿二宮女以來禁府都事到園門，催出宮女痛哭辭於永昌。永昌端坐不動，曰：「汝速出去。」光海令李廷彪為別將而守之，潛使速殺廷彪。承光海意，至於永昌所處之室，不通火氣。永昌常坐衣籠上，而時往小階邊向天祝曰：「欲一見母而已。」廷彪以灰水和飲食以進，永昌飲之三日乃死。江華之人至今言此事，至於悲咽不能言。慈殿復位之後，改葬以大君禮，又立碑以記其時事跡。墓在廣州。○以尹衡彥為掌令，金盤羅萬甲為弘文館副校理，吳竣為弼善。○戊辰諫院啓曰：「前府使李廷臣為金海府使時，奪取彥陽居辛荃女為妻。荃本世族而家富，於貴廷臣必欲取之，而荃以其老固拒不從。廷臣縛致主婚之人，加以詈辱，行賂誑誘之迹，詐書迫脅之狀，無耻無忌，可駭可愕。人莫不怒目而視，切齒而言。如此悖戾之人，不可齒諸衣冠之列，以辱名器。請廷臣削去仕版，以為作奸犯義者之戒。」從之。○上御資政殿，引見黃海監司權盡已，謂曰：「民生之安集在於守令，守令之賢否在於方伯。卿其勉之。」且本道軍政無形，若有警急，何以防守？亦須盡心為之，仍賜豹皮錦段等物。○上晝講，孟子于資政殿特進官李貴曰：「臣頃在江村，有一醉人，歐人於沙頭，臣使人捕。」

來則自言大院君奴子去臣略施十杖則叩頭稱謝以去 上曰卿之杖之甚善矣非卿則必不能矣人皆如卿則渠輩何敢作弊乎貴又曰有一王子構亭江上占奪釣魚之處且勒令江邊之人日供漁樵之役民將不堪 上曰何王子耶貴曰慶平君也仍極陳其作弊之狀 上不荅貴曰謝恩使金蓋國之母年今八十三歲蓋國將作越海之行而不敢言於其母云 上曰子不知蓋國之有老母也如有老母則雖陸行不可差遣况萬里滄波乎其令該曹改差貴仍請自管諸地之魚益為國興利 上不荅○已已 上朝講孟子于資政殿領事申欽曰自 上臨筵左右如有善言一一嘉納既罷之後常存於念中念之不置蓋君子之言逆耳小人之言順旨此所以小人易進而君子易退也人君力學然後心地清明鑑空衡平而志氣自與君子暗合矣宋仁宗乃稀世之主後人稱慶曆之治而以范仲淹之善流忤於夏竦則立朝僅一年以此觀之衆君子不能勝一小人矣○講罷引見各司輪對官○下教于政院曰今日朝講何晚耶政院啓曰闕門比常時早開大臣及經筵官並趨開門而入惟執義最後來到以致差晚矣 上曰臺官如是怠慢國事可知矣○執義李馨遠引避而適正言李景奭亦以晚到引避正言金光炫與司諫李垓處置請出 上

特命適之光炫，後亦避適。○憲府啓曰：綾原君備以王室至親，所當益加謹飭，而乃因憤懷之私，殺害人命，外議藉藉，而屍親不敢發告，極為駭愕。請命有司，按覈治罪。 答曰：綾原君備以何事殺何人，耶？所啓似不明白，更為詳聞論之。

可也。○左議政尹昉上劄乞解。

答曰：省劄具悉，卿其安心調理，仍遣內醫看

病時，尹昉弟暉方在兩司論罪之中，孫擇新經俞伯曾彈劾，以此不安於心，引疾辭職。○毛都督以為賊將李永芳到鳳凰城求和，遣叅將遊擊時可達杜貴

等七將領六千兵，裝向義州。或云：都督之詭言矣。

李永芳以中朝將帥當遠，賜胎浸投，附奴賊者也。

○

毛都督回帖且賀我國有冊封新典，先是

上因備局議遣問安官柳恒致謝

封典之降，仍陳尹毅立事都督頗有德色。答云：禮部欲差送四負，而本鎮前日

揭帖于各衙門，悉陳爾國蕩敗之狀，故只送二太監，凡支供及所索之物，爾國

比前減半可矣。且曰：俺與尹陪臣相處，別無大過，又無大功，須啓知國王勿為

致罰云。○錄勳都監啓曰：今此兩功臣為聞帥及兩西守令者，已有勿為召來

之命矣。陪奉至尊，告天敵血，誠臣子之至榮，亦國家之盛典，而兩功臣不得來

祭者，多至二十負，其在事體殊極未安。如咸鏡道兵使申景瓊、潼關僉使吳珀

平安道兵使南以興及西北守令邊將在朝夕待變之地者，雖不得召來南方

則別無朝夕可虞之事前統制使具仁宦黃海道兵使邊滄忠清道兵使朴瑄全羅道兵使申景禔左水使李義培右水使金完及南方守令請令計其日子臨時來叅以重國家會盟之典令廟堂議處備邊司只請具仁宦朴瑄申景禔及南方守令來叅○錄勲都監又啓曰考諸謄錄會盟祭應祭新功臣方在永不叙用以下者有冠帶祭祭之規今此功臣中亦有或罷職者或降資者請令該曹照舊例稟旨舉行 答曰罷職人叙用可也因吏曹啓稟降資亦選授而

舊功臣並一體施行○庚午以嚴愷為執義金綴為慶尚監司尹順之為弘文館校理特授鄭蘊為司諫院大司諫時蘊以救珙大忤時議久不擬清望故有此特除俞伯曾為舍人金南重為修撰高傳川為正言以朴鼎賢為謝恩使鼎賢當 宣廟壬辰離宮之日以注書隨駕到松京焚記事草乘夜逃走其時同逃者任就正金善餘亦秉筆之臣也其後銓曹以此人等擬望 宣祖下教曰我國雖乏人豈以逃亡軍擬望乎在 宣祖時終不得復官而鼎賢今日至為壬帛朝天之任深可歎也○前叅議趙翼上疏極陳受穀之誣 上曰趙翼以自己辨明之事再陳疏章瀆擾君父猥濫甚矣從重推考時暗行御史朴炆搜得興德縣監金振緒不法文書其中有送穀道承旨之語而振緒就獄受刑故

翼陳疏自明蓋翊翼以儒臣知名當世志操清約人皆以為萬無此理由是快辨其誣○憲府啓曰綾原君備打殺之人丁永信稱名人也聞此人本以義安大君奴子免賤為良已行譯官而備以言語之失濫加笞杖數日內殞斃云尊貴之家與閭閻懸絕其詳不可得聞必經有司按覈方得其實狀臣等只據風聞論之而不得明白陳達者此也雖曰宮奴而既已免賤則備何敢擅殺之哉三尺至嚴不容小貸亟命覈慶朝講之日 聖上宵衣開門特早凡入侍之臣宿齋預戒假寐待朝惟務積虔禮感動天聽而國綱日解怠慢成風雖有識士夫恬於弊習不自惕悟殊可寒心前執義李馨遠身為法官最後詣闕以致日晚開筵其稽緩無識之罪不當止於只遶其職請命從重推考以警其餘玉堂之視兩司其選尤重而前正言李景奭纔遶薇垣便擬玉堂殊無加罰之意其不識事體甚矣請該曹色郎廳推考今後三司之官凡有所失遶其見職者雖係微過毋敢即擬清選以重朝廷體面 答曰依啓綾原君備義安君繼後子所謂永信者義安君奴子也 先朝永信以守墓之功限已身免役去此非綾原之家奴乎大抵奴主之間名分至嚴爾等信聽叛奴之言欲施重法於綾原之身爾等之意實未可曉也該曹覈出則自有處置之道令攸司從公查覈○

上畫講孟子于資政殿○辛未回文使鄭崑副使姜弘重從事官辛啓榮等復命初出等至日本日本君臣禮待甚厚所贈器用寶貝不受一物銀貨則盡付島主而還蓋不失人臣出疆之義云日本國王源家光修復謝書於我國其書曰日本國王源家光奉覆朝鮮國王 殿下維時臘天寒氣逼人茲蒙一封書三官使之溫訊一團和氣恰如坐春風中寡人統領日域忽達貴聞修禮致賀若干珍產來贈感佩繼前烈篤隣交之良意益切忻慰確約兩邦流慶萬代敢勿間濶矣伏冀順時為國自珍不宣又有執政數三人皆修書于禮曹致謝贈給之物蓋家光即家康之孫秀忠之子也丁巳年吳允謙奉使之時秀忠方為關白秀忠以其子家光為當立遂傳其位而家光輕銳喜殺人多怨苦○毛都督移咨以為通官皮得忱違禁販賣顛速正法備邊司請以得忱曾因小邦軍餉之少量受若干銀蔘渡海轉糴而乃反假公濟私即著刑曹拿問按法之意回揭○壬申義州府尹李堯馳啓曰都督營下十將領軍到府自言欲探聽彼中聲息將為渡江方散慶村落侵害萬端少或阻塘輒加毆打自七八年來民之流移者十居六七今又遭此騷擾餘存之民保活無計倘遇意外之患守城之策無復可賴督府又索五百石之糧即日督出不得已以鐵山所儲五百石

應副而餘儲無多且數萬軍兵結陣於已種之田今年農事無復可望詔使時需用百計無策請令廟堂別為處置使殘民得以容息免於崩潰之患備局啓曰李永芳云者其間事情莫知端倪宜急遣宣傳官詳探邊上消息且令伴臣探聽馳啓從之○遣宣傳官斬柔遠僉使全允弘於穩城蓋允弘以邊將不有國家法令私自越境伐木畝獵至於軍兵牛馬被擄於胡中而瞞不直報故有是命○癸酉王世子召見延平府院君李貴於景賢堂蓋李貴曾以請對世子之意屢陳上前故至是上使世子召見○訓鍊大將申景禎李曙等啓曰都監軍兵以扈衛操練等事少無休息之時自前北鄙無警南防頗緊故例於冬朔輪回給價今則以西邊防戍無多無夏長在荷戈之中自今春雨方洽農務政急部伍中外方之人不可不及今休番使之著力於南畝請自四月先放一旗後月又放一旗限以七月使人人各得四十日之休暇上許之○以鄭百昌為司諫李景容為正言○上晝講孟子于資政殿特進官李貴曰孟子以後朱子出焉繼往開來大有功於斯文以我國言之道光祖以道學名世子繼有士林之禍後此以降士習大壞其後有李滉篤於儒者之功夫李滉死後又有李珥成渾道學高明廢朝十年寂無聞焉及至反正之後鄭擘為師儒之

長雖聚士講學皆是科舉之士金長生則雖若濶於任事若留原中後學庶有
所矜式而決意還鄉張顯光亦無意仕官退去不來此誠國家之大欠朴知誠
以窮經之士少無得罪於朝廷一斤不還恐非待儒之道也大槩山野之士初
入朝班列招譏侮至於俗士登科多作名士廢朝亂紀之餘 殿下即祚是實
一治之時願召學問之人以為興起之地史臣曰李貴志操不端言語無章以
此取笑於世人而少有私淑之地故其意如此且愛君憂國不避衆謗有懷必
達忠憤一節罕有其比故當時之人號李貴為雜君子云入侍經筵言多觸忤
而 上不以為罪詆辱搢紳無所顧忌而人不以為怒陳劄抗疏無日無之而
言不見用竭誠殫情欲濟國事而徒勞無益平生行事類如是矣李貴又曰仁
城乃倫紀之賊圖危 宗社之事胎不可掩頃者出置之時推戴一教自 上
命去於傳旨之中而承旨敢捧承傳又命監司陪行而臺閣寂無一言獨有羅
萬甲入侍而言之耳 上曰其時無監司陪行之事卿何從得聞此言耶告君
之辭不當如是貴曰鄭蘊之罪宜施薄罰而自 上特除大司諫抑何意也臣
曾在藥房言於鄭經世曰鄭蘊之頭可斬云則經世無以對之矣當反正之初
任叔英言於臣曰今之時若比 殿下於武王則宜有伯夷之節云其後乃有

柳夢寅及諸賊蓋由此論也鄭蘊所見如此故乃救仁城臣嘗憤惋焉蘊曾作

南原倅私取八百石之穀又送祭需於賊臣仁弘之家

蘊曾受學於仁弘仁弘雖伏法猶不忘師生之

義也而臺諫無一彈論未可曉也如臣老妾今將入地臣死之後

殿下難得如

臣者矣

上曰鄭蘊直士難得如此之人也貴曰

殿下之教是矣蘊曾比

殿下於廢朝辱君父之人果難得也

上曰古或有比其君於桀紂者卿之致

責豈以與卿所見不同之故耶○上引見回荅使鄭豈副使姜弘重後事官辛

啓榮于資政殿問曰倭國事情何如耶豈曰臣等聞見已具於聞見事件中而

大槩接待臣等極其優厚矣聞自中方有疑慮之事關白父子質置六十州將

官家屬於國中分遣諸將於東西都有若朝夕待變以即今事勢觀之似無動

兵侵隣之舉矣弘重曰關白年少新即位且輕銳喜殺人心未附云

上曰關

白之傳位抑何意耶豈曰倭國之君例以戰功承襲故關白生時傳位其子以

為鎮定人心之計云弘重曰以親信之人分遣各州而方築大板城以為父子

各守之計云

上曰江戶似是一隅何以設都耶弘重曰或云其近州有跋扈

之將故欲以彈壓云

上曰初觀狀啓以為刷還之人必不多得今者刷還之

數頗多矣豈曰被擄已久至於男婚女嫁故無意還國臣等盡心搜問而關白

亦下令許歸適聞西海州有思歸之人刷得百餘人耳弘重曰刷還人中有放
砲成才者二十餘人別作隊伍何如上曰渠等必思父母懷故國而出來不
可勒定軍伍令備局議處後備局請俟還原籍休息之後抄出精壯隸于訓局
從之○甲戌 上朝講益子于資政殿○遼東人男女十一名渡自淺灘來
投高嶺自言家在遼陽為奴賊所擄轉入羅貝部落乘夜逃來云咸鏡監司啓
聞且請送內地朝廷許之○叅將徐孤臣引率倣獍四十七名及馬十二匹轉
入昌洲是時毛營將士貪利樂功潛入胡地近處出沒偵俟招納倣獍以是掩
怒於胡中故邊臣甚憂其畢竟開釁於我國而莫能禁止○乙亥備邊司請修
謝帖于中朝都察院御史武之望 上許之先是我國譯官皮得忱等買販軍
糧于登州遇風舡敗借得漁舡泊于中原之境登州開府都察院御史武之望
調覈舡格定將護送備邊司啓請優賞來人修帖致謝○憲府啓曰法之不行
只為一箇私字所誤耳頃在昏朝群邪滿朝貨賂公行壞亂王法無道者目
今 聖明赫臨於上群賢恪謹於下然而紀綱不立法令多紊者正以打破私
字猶有未盡故也夫循私任欲以賄為政者小人之私也慈祥愷悌不勝顏情
者君子之私也雖有輕重之分而其為壞法則一也今之士大夫率多寬厚弛

緩之人或狃於風習而不自悟或溺於恩情而不自覺關節請囑之風依舊不止銓注坐此而或差獄訟坐此而或誤廉節坐此而多喪其原甚微而其害甚大蠹政害法莫此為甚請自今為始一切痛禁凡以銓注獄訟等事折簡於京外當官之人者一一摘發依律科斷 從之○刑曹查啓綾原君備殺人事

下教曰臺官為人主耳目主一時之公論其論事發言不可不慎今者憲府不識論事之重徒信叛奴之言無辜王孫構陷於殺人之罪是誠何心殊未可曉也如使此習漸長日後無辜之人舉不免橫被罪罰而背主之徒皆生陷害之計豈不大可寒心哉但人命甚重雖奴主之間不可少忽備不告該掌濫施笞杖以致殞斃人命殊極非矣為先後重推考後以擅殺其奴照杖律只命贖承旨鄭廣成李聖求啓曰伏見備忘之教責臺官論事之不慎罪綾原濫刑而擅殺臣等固知 聖上至公之盛意也第念臺官苟有所聞隨事論列乃其職也既聞綾原擅殺人命之事不避難言之地乃陳請罪之啓實出於公耳國耳豈有他意於其間哉今乃以構陷王孫是誠何心為教王言一下豈徒臺諫摧折沮喪抑恐遠近相顧驚駭臣等待罪近密區區之心只願 聖明一動一靜毋缺國人之望敢此陳達伏乞更加三思還收已下之教 答曰觀刑曹查覈啓

目則前日臺諫所論皆是失實之言故慮有後弊言之耳已下之教不可還收不允○大司憲崔鳴吉啓曰隨事糾劾不避宗戚者法官之責也覈其實狀輕重科罪者該曹之職也綾原君備殺人之事傳播都中臣詢其所以則被殺之人乃是義安宮奴曾為免賤已行譯官則非備所敢擅殺其間必有曲折而此則自有查覈之地故只因風聞啓請覈治至於綾原之承重義安永信之只為免役者則未查之前臣何以知之哉然不告官司毆殺奴婢明有律文况業已免役則尤不可擅殺明矣且重杖殞命之事人所共知已為免役之狀 聖明所燭則因病致斃之言帖文不納之意不難知者而伏承 聖教乃以搆陷王孫之罪加之論事之臣竊恐貴戚驕橫之習自此漸長而不可救正今日之所可寒心者豈不在此乎臣雖無狀將何顏面論列是非乎請賜罷斥持平金柱宇掌令尹衡彥等亦以此引避執義嚴惺處置請出特命適之○義州府尹李莞馳啓曰督府十將勾催加隻若將渡江者然而終不渡江還向蛇浦都督送粟於臣處借本府米五百餘石以為過河食用故領將毛有恩責令支放米豆臣據理論辨則有恩詎責於臣極其非理臣恐有脫巾之患即給五百餘石且以牛酒慰悅其心大槩都督聞天使出來作此征進之狀以為聳動瞻聆之

計耳李永考豈有無故請和之理乎且以島中乏糧之故諸將不即撤回仍或留府境或向昌城等郡去○海平都正佶上疏請隨其母往見其父於謫所
荅曰省疏具悉予甚憂念爾其好為陪往仍命給馬承旨李聖求啓曰近因驛路疲弊凡受由之人雖在近侍宰列不得給馬佶之往來亦必頻數一開給馬之規貽弊不覺佶以私行乘駟亦豈得安心乎請命還收成命 不從又下教曰仁城君夫人下去杆城時優給人馬公路護送之意下諭于兩道監司且命內官隨往看檢○上晝講孟子于資政殿○丁丑承旨鄭廣成李聖求李蔡啓曰臺諫遠差之命出於千萬慮之外臣等相顧失色不勝驚愕之至臺官體面甚重言及乘輿天子動容雖或有狂妄之言亦當優容其直氣況今憲府呀言深得論事之體本府處置既請出仕則公議所在亦可知矣昨日既下嚴旨今日又有此批凡在瞻聆孰不失望職在近密不敢含默伏願克恢天地之量還收遠差之命 荅曰憲府既有論事失實之失不可仍在言地然如是啓之勿適於是掌令尹衡彥持平金柱宇皆不就職大司憲崔鳴吉呈辭不出

(B)
732.55
4724
[v.18]
no.8
0205258

昭和六年六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六年六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 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8]
no.8